

虞山蔣志范先生著

清朝逸史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944B

清朝逸史識語

是書計四卷。都十萬餘言。爲常熟蔣元閣先生元慶所編述。先生邃於經學。舊著說經之書。前經江蘇韓巡按使採呈奉

大總統批令特予褒揚。頒給親書匾額。以彰稽古之榮。其餘著作甚多。尙未呈出。而是稿意在闡揚忠孝義烈。裨益吏治民風。而作書中關涉國事。注重綱常。尤宜爲國民所共覽。至於見聞廣博。考訂詳明。猶其餘事。先生於清末棄官回里。每登講授之堂。演說之地。娓娓談名臣政績。及可法可戒之古事。聞者動容。猶以未見稿本爲缺憾。今覩是編。覺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凡未親承緒論者。闕卷有得。識爲掌故之支流。足供清談之助力。於無意中動人觀感。度必有益於社會也。故識者偶見初稿。卽勸其傳布。或褒爲翔實中深寓勸懲。足備史家採擇。洵非虛譽。望閱者勿徒以小說家言視

清朝逸史 識語

之。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門下士同邑俞平美謹識

清朝逸史序

虞山蔣志范先生當世經學大家也。凡邃於古籍者。多迂拘澀滯。而先生獨善談諧。以故人樂與之親近。先生又喜觀劇。每見所謂新劇巨子者。搬演掌故。輒多謬誤。時顧予歎息。予轉叩之。則尋源竟委。若決江河。滔滔不絕。予乃謂先生經學家而兼掌故家也。蓋先生閱閱清高。所識多一時聞達之士。又嘗博覽羣書。周歷名勝。據所聞見。加以考正。自與道聽塗說者不同。去年春。書肆競搜清代遺聞。投時弋利。予購數種讀之。疑有舛錯。就正於先生。先生顰蹙良久。乃爲抉出顛倒重複失實處百數十條。一一標以紅箋。將寄示作者。予笑謂之曰。君爲作者糾過。作者未必肯改。曷若自撰一書爲快耶。先生然之。遂於教授之暇。着手編纂。三閱月而竣事。卽託中華圖書館印行。是書原名清代史料證聞。中華圖書館主人欲其簡便易於傳述。乃商改今名。予又爲贅數言。以介紹於讀

清朝逸史序

者。

中華民國五年正月青浦王晦鈍根敬識

自序

國運之興替。政治爲之也。政治之良否。人才爲之也。孔子曰。人存政舉。爲政在人。是故讀史者。知人論世。必尙論古之人。古人者。今人之鑒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前清之世。又今世之鑒矣。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當順康雍乾之際。民豐物阜。國富力强。內治旣安。外患雖已萌芽。猶不至於發難。端由開國以後。登進人才。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聲威播於外。善政及於民。其間雖時有貪污不職之臣。而一經發覺。刑戮隨之。凡百職事。猶知所警懼焉。乾隆中葉後。一和珅秉政。其貪蝕足以煽羣吏而毒兆民。吏治旣隳。兵事始發。教禍四起。浸淫而有洪楊之役。捻回疊訂。寇盜充斥。清廷憬悟。重用漢才。賴羣策羣力。旋乾轉坤。同治中興。已屬幸事。未幾。末俗酣嬉。羣情惶惑。新舊交鬪。貴族狂迷。妖氣乘之。復興義和團。變幻紛紛。民無寧晷。而外國適逾十九世紀。羣雄進化。彼強

我弱。四鄰眈視。而國益阽危。推究釀內亂。召外侮之原因。何莫非政治廢弛。人才屈抑。進退賢不肖。倒行逆施。有以致之乎。元慶自昔。盱衡世變。輒太息痛恨於官吏之誤國殃民。以爲君主無失德。臣民亦何辜。而危亂頻仍。誰尸其咎。必臣僚一一鑒舊事而覺悟。庶可長治久安也。每披覽政書。稽考掌故。見純臣之謀國。循吏之撫民。名將之治軍。直臣之劾佞。旁及孝義之足以勵俗。俠烈之足以警頑。勤儉持家者之足以風世。皆崇拜而心折之。於其一言一動。雖至纖至屑。亦以爲可法式而謹誌之。反是者則蓄憤於衷。而引爲大戒。思有所纂述也久矣。惟賦性疏狂。年來隱居放言。雅不喜與當代名利客。曲意周旋。顧少時卽識耆獻。家中略有藏書。壯歲浪跡四方。南遊閩嶠。東渡滄溟。北出居庸關。踰萬里長城。覽蒙古游牧之場。中間又赴曲阜。謁孔林。經泰安。登岱岳。驅車歷下。泛舟大明湖。其先已浮渤海。入京師。仰瞻宮闕之壯麗。兩登殿廷而奏藝焉。每當

襍被長征。瀏覽風景。隨處留心國事。時有軼聞。可供紀載。歸而參證所得見之書籍。攷而覈之。彙而錄之。成清代史料證聞四卷。成竹在胸。中立不倚。不依附於史氏。不乞墨於聞人。縱胸臆所欲言。援筆而自爲序。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舊歷乙卯端午節常熟蔣元慶志范甫



清朝逸史 自序

凡例

一是書從順治迄宣統。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之事實。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隨筆廣記。考核皆有確鑿之證據。故書名清代史料證聞。

一是書旁採私家著述。多至不可枚舉。著者每抒管見。節取而潤色之。每條首尾。揭明采諸何書。既不欲掠美以盜名。亦不敢架空而失實。

一著者壯年遊歷。四海論交。書中所記。有受諸耆碩。及當代博雅之士者。必標明聞自何人。得諸何地。庶可徵信。而亦不沒人之長。

一編書時參閱羣書。見有人名地理年歲事情。埒知其舛誤者。必考實而改正之。不能徇人之失。却無排擊之詞。蓋意不在較短絜長。乃在實事求是。

一儒者讀史。要在論世知人。故是書於名人軼事。搜錄不厭其詳。并有遺墨留存。爲他家所不及知者。亦於卷中揭載。以供識者之快覽。

一五族共和。成大一統。是書於滿漢人才。初無歧視。善惡兼衡。褒貶互著。滿員有賢者。亦闡揚之。漢臣有誤國者。不爲曲諱。

一彰善癉惡。足見大公。而隱惡揚善。宜師大智。故是書於賢者。備稱姓名號諡。綦詳。於不賢者。直書其人。間或但書某某。以隱其名。而按時論事。爲何人。閱者定能默喻。

一是書冀備史館芻蕘之採。冀供學校歷史教科參考之需。冀增進識字人民之知識。故奇袤之論。屏絕不登。卽疑似之談。亦不攔入。

一是書破除迷信。不談神怪鬼狐。惟如白蓮教紅燈照等。於國事有關係者。則亦序述及之。並非炫奇。藉見妖孽之興。足以禍國。

一是書計分四卷。順年代爲次序。約以順康爲一卷。雍乾嘉爲一卷。嘉道咸同爲一卷。光宣爲一卷。惟一題有牽連二事。或一事延長至十數年者。則次序

從宜排比。幸勿以誤圓爲疑。

一 是稿隨編隨校。隨校隨圈識。非矜誇也。正恐文筆不顯。索解爲勞。故斷句以便識別。閱者較易醒目。

一 凡事旁觀明而局中昧。著書亦然。著者筆墨繁蕪。見聞隘陋。料書中謬誤處遺漏處必多。所望大雅宏達。隨時通函糾正。俾可修訂。幸甚。

清朝逸史 凡例

清朝逸史目錄

卷一

清太祖敬宋儒後裔

世祖殺貪吏顧仁

貳臣贄見豫王之禮單

髻艸公

開科狀元傅以漸之艷史

吳六奇將軍事補遺並考異

吳順恪之家傳

孀婦黃劉氏失節爲豫王妃

金天石嘲謔錢龔兩尙書

鐵面御史糟團御史

大猾李應試卽黃藤李三

孫狀元不計禍福

李巡按捕獲段世昌

李文貞之幼時

湯文正毀除五通祠

湯文正之儉德

滿臣有良心者

呂尙義以火鎗殺盜

吳三桂反側之動機

孫俠士說降韓大任

閩縣令破鏡重圓

蔣御史流民圖之真蹟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十日題文

附錄褚伯約侍御成博跋語

附錄翁相國同龢致俞金門孝廉書

陸清獻書崇明老人

陸清獻之治賊

奇妖

徐尙書延才

宋中丞微行

蔣文肅牡丹百詠

辛卯江南科場獄之遺聞

張文端之內疚

方侍郎述刑部監獄之情狀

潘荆山佐滿保草檄平朱一貴

皇太子胤礽因呪魘被廢

康熙時宮監之名數

卷二

隆科多掌中改詔之異聞

年羹堯以意氣用事

謝觀察之養勇

魯觀察折服田文鏡

田吏員折服李敏達

尹文端家庭史

託方伯之才略

翁孝子作循吏

沈文愨晚達之趣史

大臣未死前賜陀羅經被

兗州民王倫起事

白副戎偵緝盜蹤

穉文恭對客揮毫

錢曹謝三御史

武虛谷之政績

羅尙書之夫人

一飯博得武狀元

姜碩甫爲柴運使子

高宗留心史稿

驢馬市之寓客

吳宮保入直軍機處

龔定盦書葉機事

三祥案

劉巡檢

李方伯以冤獄憤死

松文清之坦率

兩張文和兩張文敏兩張文端兩張文達

卷三

劉青天有二

急救重傷經驗秘方

鬻煤者之卻敵

強項令蔣伯生

戴簡恪居敬行簡

潘文恭幼慧之餘聞

某觀察夜逢劍俠

高螺舟出使琉球

彭剛直受知於高螺舟

彭贈公之志趣及其德配之節操

劇盜報恩

歸安錢司業事略

季文敏受宣宗顧命

杜文正輔導文宗

李武愍密擒亂徒

鄭夢白遇異人

粵逆祭林文忠公文

童元發殺熊報仇

胡元燁

虎提督奪羸

馮宮允之勤儉

殷翁柳翁

諸暨義民包立身之事實及其來歷

趙忠節帛書之隱語

汪安齋之計謀

山東黃崖之獄

張石琴致吳某書

類叙髮捻時冒功殺賊之人

丁文誠殺安太監之遺聞

楊乃武獄之異聞

卷四

吳侍御尸諫時之哀情及其遺墨

福星輪船撞沈之災異

汪大令鞠嚴磨生之獄

譚撫軍殺庫吏何培

李世忠被戮之詳情

傅彩雲幼逢李世忠

靖州吏目壽嵩

閻文介惜財愛才

翁師傅居鄉時軼事

某某兩侍郎同日革職之隱因

樊樊山懲辦戴營弁

沈北山直諫之實情

沈北山呈摺原稿全文

沈北山家事之真相

義和拳之大頭目

紅燈姑娘之妖異

翠雲娘

慶王忠諫

李太監有子

孝定后隨孝欽后遊萬牲園

樊學使之謙恭

張義民之斷獄

清朝逸史目錄

陸韜尸蹈海

清朝遜位之詔書



清朝逸史卷一

清太祖敬宋儒後裔

清室開基。定一切制度。凡有利益於國民者。識者多歸美於洪文襄金文通諸公。而實則瀋陽范文肅公之功爲多。公名文程。字憲斗。瀋陽人。祖籍蘇州。爲宋儒范文正公之後。當明萬曆之末。年僅弱冠。爲諸生。己負大志。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爲清太祖天命三年。清兵攻克撫順。公杖策入謁。太祖一見。卽問其家世。公答曰。是宋臣范仲淹後裔。太祖喜。顧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從此留在清廷。佐議政事。逮順治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陷明京。吳三桂向清乞師。世祖召公決議。公建議進兵入關。驅逐李闖。於是多爾袞、阿濟格、多鐸等率銳師直入。由公草檄宣諭。言兵來爲民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於是民心歸附。兵氣揚而闖逆

遁。清既定鼎。卽建議爲明崇禎帝發喪。命禮部太常寺以禮改葬。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諸弊政。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又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有小過。獲譴者。悉爲奏請昭雪。後皆稱職。舉世服其德量。洵無忝爲名儒名臣之裔矣。性又機警。初見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權位隆重。勢且及禍。便於順治六年。以疾乞休。致政家居。故睿王歿後。得免於罪。未幾。特召用。加太傅。封一等子爵。於康熙五年考終。賜祭葬。予諡文肅。飾終之典。極優。公有安民定國之勳。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其後累葉皆有政蹟。長子承斌。襲爵。次子忠貞。公承謨。官福建總督。殉耿精忠之難。三子承勳。累官兵部尙書。四子承烈。累官戶部侍郎。孫時崇。時繹。時紀。時綬。時捷。曾孫宜恆。多膺顯秩。有政聲。至嘉慶時。猶盛。皆基於太祖之一言。又從知文正之流澤長矣。平江李次青元度。撰清朝先正事略。以文肅居首。誠無有過之者也。

世祖殺貪吏顧仁

世祖於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十二年十一月。卽諭刑部。貪官蠹國害民。最爲可恨。向因法度太輕。革職擬罪。猶得享用贓資。以致貪風不息。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產入官。著爲例。此蓋因覺察巡按御史顧仁等罪案而發也。先是十月十九日。有吏部書吏章冕。叩閣訐告順天巡按顧仁。悖旨婪贓。陷害無辜。事遞狀。卽拔刀自刎。世祖立命逮顧仁等。鞫問得實。卽諭滿漢文武大小官員等曰。朕前遣顧仁等巡方時。曾召至太和殿面諭。巡按之差。前經停止。因此官關繫甚重。吏治貪廉。民生利病。皆由之上達。故復遣爾等往巡直省。朕卽倚爲耳目手足。爾等當仰體朕意。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賄。負朕委任。朕則不拘常律。雖贓數無多。定行正法。又召至左翼門。再加申諭。往聞巡按官初至地方。亦虛博廉名。及

至差滿回京。多婪取贓物。爾等若蹈此弊。初時廉聲。悉置不問。必照貪婪例處分。朕屬望如此殷切。誠諭如此嚴明。稍有人心者。自當遵奉惟謹。必不違朕二次面誠之諭。今章冕所告。恐未必實。隨命提顧仁等到後。遣內大臣內院大學士。將衆犯取齊。朕親行研審。節次供吐。皆經朕面鞫。具得實情。顧仁以巡方御史。奉敕不許用舊時蠹役。乃復違旨。收用舊役六人。是悖旨藐法。其罪一也。敕令察訪地方疾苦。糾劾貪污官吏。以安民生。乃違旨陷害下役。受王士琦章奏。求充書辦銀兩。其罪一也。索取章冕賄賂。不遂所欲。枉法責治。且不發順天府推官審問。而遠發眞定府。正恐受賄事露。欲將章冕斃命滅口。其罪一也。將衙門供事承差。違例私遣至家。其罪一也。顧仁面奉敕諭。再四諄切。輒敢悖旨壞法。收蠹納賄。深可痛恨。朕前諭巡按御史。違旨受贓。不拘常律定罪。今顧仁不但壞法受賄。且背朕兩次面諭。爲日無幾。藐若罔聞。卽置之極刑。未足蔽辜。賀

繩烈以刑部司官藐玩國法。因巡方御史顧仁係伊同年。王士琦章奏欲充巡按書辦。送銀二百兩。伊親自援引。通同收受。其罪一也。及章冕許送顧仁銀貳百兩。伊又親行作保。貪婪藐法。其罪一也。賀繩烈身為職官。寡廉鮮恥。倚恃不法。巡按居間行賄。卽行正法。亦不爲枉。命將顧仁賀繩烈按律重懲。以昭炯戒。尋內大臣三院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會議。顧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訓諭。收用積蠹。納賄行私。供證真確。應置重典。凌遲處死。妻孥家產籍沒入官。賀繩烈身係法官。交通貪墨。藐法過賊。應立斬。得旨。顧仁着卽處斬。賀繩烈着卽處絞。餘依議。顧賀既伏法。隨諭刑部。定官吏受贓十兩以上。不論枉法不枉法。籍沒入官之例。是清初懲貪。不爲不嚴也。詳長沙王益吾師先謙所編東華錄。

貳臣贄見豫王之禮單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豫親王多鐸。引兵渡揚子江。直抵南京。明福王暨馬士英。阮大鍼俱出走。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文爵。內閣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據吾邑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云。豫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其所具之柬。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文王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疑有誤字未便臆改）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啟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吳郡人張滉。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

王鐸以下送禮帖子而記之以歸。曾王佐又語滉曰：是日錢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書於王前。王爲色動，禮節甚歡。云：按柳南稱牧齋貢禮最菲薄，然物件已不少，且有古雅可貴者，則王鐸等之豐厚，數倍於此，可知清代諂媚苞苴賄賂之風，蓋始於此。

髻船公

德清俞蔭甫師樾俞樓雜纂中，有五五一卷，蓋述五義五奇五愚五逸五悲類，皆從他家記載而移錄者也。五奇首列髻船公。時當清開國初，明裔猶延，民心尙未大定，知於國事略有關係，爰轉錄之。髻船公，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以髻美故名焉。其時爲勝國之季，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間。楚黃有陳大巖者，賃其舟至金陵，見其髻五綰，長尺許，甚美，日光煜燿如炬，怪之。及暮當泊舟，有水牛數頭，浴於江，適當泊處，髻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鼈鼉，數擲而

盡其行止不擇地。每至荒洲孤嶼。繫牂柯焉。大巖患之。髯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舟尾帷幙內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嫺雅似士族子。心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有酒家幟。顧謂髯曰。能爲我沽酒乎。曰諾。索百錢。提壺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髯居。髯何人也。試語我。女泣然曰。妾杭人也。從父粵西歸。舟次湘潭。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髯忽從他舟入。揮刀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爲汝殺盜耳。汝今無所依。盍暫居吾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其無歸也。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髯居此舟。而髯自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虎蛟肉爲脯以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髯自酒家歸。女仍入帷幙中。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眼安

識公哉。遂與共飲。髯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非科名中人。且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斬，足矣。公異人，也能爲吾畫策乎？髯沈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卽呼女出，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刼金歸之。大巖旣婚，思歸。髯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大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留之，不可絕。袂竟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俱夭，惟季子存。

開科狀元傅以漸之艷史

清初世祖開科取士。順治三年三月，殿試榜首，賜進士及第。傅以漸，山東聊城縣人。歷官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順治十五年七月，除去內三院名稱。改設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各殿大學士。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順治十八年。

世祖崩。傳卽以病乞休。傳蓋特受世祖之知。始終爲世祖輔弼臣。而少年有奇氣。其娶得明季世族伊密之寵妾爲妻。蓋豔情而有俠氣焉。伊密之溧陽人。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閹人以非素識。卻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豔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逡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卽命酒款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卽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覩妙容。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願徑去。伊忽忽若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卽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以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

綺華縛供張悉備。乃緝傳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卽洞房，今晚卽七夕也。傳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傳驚喜過望，旣留逾月，伊又爲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傳歸安然爲富人矣。無何李闖肆逆，明社遂墟。清朝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至傳則值清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間，寓書問起居，適傳扈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尙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傳歸卽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傳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

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素雲乃以書示傅。傅閱竟。方沈吟間。素雲卽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傅乃徧謀諸朝臣。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上察十舊姓枉。傅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方是時。傅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卻。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熙朝重臣。某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傅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益高云。右見嚳城程序伯庭鷺小松圓閣零墨。而上海毛對山祥麟墨餘錄中採述之。

吳六奇將軍事補遺並考異

近閱裘君毓慶清代軼聞首卷。記吳六奇將軍事。係轉錄吳江鈕玉樵琇觚賸一則。初無異同。末言聊齋記大力將軍。蔣心餘雪中人傳奇。皆記吳將軍事。蓋

知參互考訂矣。然於吳將軍一生出處之始末。及所部兵隸何人麾下。皆不詳。且書查繼佐爲卽培繼。亦非是。至如報查孝廉之德。爲昭雪史稿文字之獄。如何營解。亦甚略也。茲考吳將軍號葛如。潮州籍。爲吳明世之裔。幼落拓不治。生流落浙中。而自少通地理學。又以浪跡江湖。習知山川險易。關河扼塞形勢。遇查伊璜。孝廉繼佐。後當明季。早由驛卒升軍官。任韶州總兵。會清兵由贛入粵。平南王尙可喜。密納明鎮將羅成耀。導兵由間道入庾關。達南雄。遂克韶州。吳將軍卽迎王師以降。當時請見大帥言事。旣見。備陳諸郡縣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堅壁皆下。帥上其功。未幾。官廣東饒平總兵。署通省水陸提督。於康熙五年卒。贈少師。兼太子太師。予諡順恪。其始終大略。載王文簡士禎香祖筆記。而稽核東華錄。清史綱要。猶可得其詳情。至感查伊璜之德。而爲之出獄。則無名氏大獄記中。錄費恭庵日記具言之。曰。吳六奇者。不知

何許人。二十餘年前。查伊璜在家。值冬盡。大雪。查結社作會。送客出門。見門外一少年丐者。僵臥雪中。查訝問之。彼云貧甚。衣食不給。查命之進舍。問其所能。則云但能飲酒不醉耳。查酒量頗高。遂留之。與以敝衣履。快飲三日。至天霽。贈以數金而去。亦不問其姓名住址。至順治末。已越二十年。查有好友在廣中。作縣。因遊於廣。在城中過。適一大官過。查立道旁。大官在轎中見查。卽命從人來問云。此非浙江海寧查爺乎。查答云。是也。遂以騎拉查進署。因跪拜。查惶恐不知何故。彼云。故人。宵忘之乎。查云。實健忘。不識荊州矣。彼云。在宅上快飲三日。何遽忘之。查豪飲者。無日不挾客以醉。因只想衣冠交遊者。茫然無以應。彼云。我吳六奇也。在平南王下。爲兩廣提督。當二十年前。雪中僵臥。曾留飲。復相贈。久圖報。今幸相遇。殆天緣也。查方想及昔日之丐者矣。被留署中盤桓。謂查曰。汝相好所贈有限。我藩下有當舖。估客卽寫會票。贈以千金。而裘馬衣裝盤費。

又及千金。查夢想不及。獲此大利。然見其威勢赫奕。亦不敢細問其二十年來行事也。自查爲逆書事危急。（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湖城逆書案起。其事由莊廷鑑買得朱國楨所著史料之書稿。爲其父莊永城刊行。書中頗有忌諱語。爲歸安令吳之榮告發。檢閱書上參訂姓氏中。有查繼佐名。禍幾不測。）令人飛騎到廣。當時平南勢正盛。吳卽爲營救。至請納己之官。易查之罪。故滿官督撫上本。俱依吳之榮口供。謂查等係同謀造逆。而定案時。則以伊璜與范驥文白陸圻麗京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然亦係首事之人。依律頒賞。給與朱莊各人之財產什物器用。約十餘舟載去。轉禍爲福。眞回天手段也。

又按吳漢槎騫拜經樓詩話。據伊璜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云。己亥（爲順治十六年）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此事也。因謂出

於傳聞之過。或以其既貴而爲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丐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爲乞。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叙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焉。異之。急前揖。丐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偕吾遊。爲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乞者。得知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資。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掇。及再試。僞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及謀於余。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爲塾師。出入民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嘖蹙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束脩。棄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

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爲瀋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累於尋案。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四口辨先生冤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何音。意既留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尙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陽六奇。非也。按沈起爲伊璜門人。所記似當得實。此段亦載入大獄記。錄之以廣異聞。

吳順恪之家傳

吳順恪之後裔吳孝廉昌坤。中光緒乙酉科舉人。與俞階青太史陞雲。爲鄉榜同年。吳曾謁俞曲園師於春在堂。而以順恪之家傳呈閱。俞師因撮其大要。載入茶香室叢鈔之三鈔中。云。順恪公。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爲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爲長。弟名標。公有子十三。長啓晉。順治丁酉舉人。啓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啓鎮。以蔭

官至黃岡副總兵。啓爵年十八。入爲頭等侍衛。歷任太原瓊州天津總兵。啓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四年乙巳五月三日。壽五十有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清朝三十八歲矣。家傳爲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誌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孀婦黃劉氏失節爲豫王妃

清開國之初。江蘇常熟縣東南鄉任陽市民婦黃劉氏。名三秀。幼慧而美。經亂遇難。轉輾爲滿州豫王所得。寵愛進爲妃。有書詳誌其事。名過墟誌感。傳鈔本繁蕪不可卒讀。上海毛對山祥麟取原文。刪節而潤色之。編入墨餘錄中。易其題曰孀姝殊遇。近來文人小說家。往往豔稱其事而轉述之。吳炯齋士鑑作清宮詞。中有一首云。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墟

一誌未叢殘。蓋卽詠其事也。惟原注云。記豫通親王娶昆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則地名未詳悉矣。又見某書轉載。中間疑有脫文。不盡了了。閱者莫知某王爲何人。或又指爲某貝勒。則傳聞異詞矣。劉本虞山士族女。所嫁夫爲黃亮功。祖居由唐市遷任陽。其地係一市集。爲常熟縣東南境。雍正二年。析常熟縣地爲昭文縣。析昆山縣地爲新陽縣。任陽遂隸昭文。而界常熟新陽兩縣之間。今復舊。又隸常熟。亮功故。劉以嫠婦支持門戶。有賢聲。饒於財。旋遭亂。爲其姪無賴劉七修怨。速禍。遂爲明降將李成棟之軍卒所擄。以進於李。未幾。李反側。復歸明。親屬被收。劉亦在中。從松江安置南京。不久。遂選入王府。王者。豫親王多鐸也。豫王於順治二年六月下金陵。時年三十二。盛年驕縱漁色。卽爲不壽之徵。也。據東華錄。豫王多鐸於順治六年卒。年三十六。然則過墟誌感言王年四十無子。又言劉生子。及年四十。復生一子。皆不足徵也。劉一失節婦耳。且失身。

於滿人何足述。競以爲王妃。故遂使二百餘年來。侈陳其事。甚且傳會其說曰。生時有奇徵。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熊耳山人推其命造。當大貴。有王家氣象。可見貴賤階級。足以動人。如此。復遑辨種族異同也哉。惟墨餘錄述其初入王府時。與一張媪。形影相依。侍酒時。痛哭觸柱。求死。王憐之。命滿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參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儿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其修書寄所生女黃珍云。我生不辰。疊遭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吾目。末言瑩瑩婦。現已密製衲衣。潔身自守。偷避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勿我念云。具見其矢志靡他。原有柏舟之操。後來欲爲任陽黃氏。訪立本宗。修墓道。置祀田。旋命以女黃珍所生次子。嗣黃爲後。是劉固有賢德。饒才略。識道理。不忘根本者。其一生榮枯憂樂。實身不自主。多由其次兄劉仲。貪財慕勢而構成之。識者詫

其遇而諒其情可耳。故爲之辨。正如右而爲題。不得不貶其詞曰失節。將以風世也。

金天石嘲謔錢龔兩尙書

順治時。有松江人金天石。名是瀛者。以詩文名於時。傲睨一世。蓋蹶弛之士也。王東溆應奎。柳南續筆云。金居華亭之皋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爲盟主。（某宗伯者。錢牧齋尙書謙益也。）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迓之。天石忽投一詩云。晝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尙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卽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合肥者。龔孝升尙書鼎孳也。）大會詩人於青谿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娶

名妓顧眉娘爲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爲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填塞。而天石坐門限上。脫襪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忤色。比較黃葉道人潘班。與某尙書論年齒。張南垣在某祭酒座。說伶人無竅。某士人向錢宗伯稱兩朝領袖。其規諷之趣。蓋有過之無不及云。

鐵面御史糟團御史

清初江寧巡撫土國寶。以前明降盜。授總兵。尋調巡撫。其人武健很鷲。貪贖不職。贓款不可勝計。順治九年十月。江南巡按御史秦公世禎到任。卽劾奏土國寶。徇庇貪污。諸不法事。世祖怒。卽命革職。嚴訊。是年十二月。土國寶聞命。畏罪自縊死。於是秦御史直聲震天下。人稱爲鐵面御史。而繼其任之某公。終日醉酒不治事。衆又上徽稱。則爲糟團御史也。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云。順治中。御史秦世禎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贓款累數萬。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

鐵面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爲長夜之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

大猾李應試卽黃臙李三

裘君毓麟清代軼聞中。記清初唯一之蠹吏云。潘某者。忘其名。順治初京師大猾也。其實此人有名可考。當爲潘文學。細覈之。并非文學。不姓潘。乃姓李。蓋爲黃臙李三。卽李應試也。據述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清兵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以故得劫持上下爲奸。疆臣日輦金其門。富至累巨萬。起大宅。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渠總其成。朝廷交部議者。非盈其慾壑。不得直。且

遭嚴譴。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耳目。有不慊意者。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官吏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世祖以問陳名夏。陳不敢以實對。上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十人。治罪有差云云。今以東華錄互勘之。知所云指李應試無疑也。應試磔於順治九年十二月。同時被誅者。爲潘文學。與高思敬。高三。王國楨。顧麟。魏啓樟。李之棟。李東明。劉文登。李天風。李葵冒。并及給諫李運長。殆卽所謂羽黨數十人也。世祖當時特諭刑部曰。元兇巨盜李應試。潘文學。盤踞都下。多歷年所。官民震懾。莫敢撻鋒。今因事發覺。朕命叔和碩鄭親王。及內大臣內院刑部大臣。公同鞫問。審得李應試別名黃臙李三。原係明朝重犯。漏網出柙。專一豢養強盜。勾聚奸梟。交結官司。役使衙蠹。遠近盜賊。競輸重貲。南城鋪行。盡納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殺。所喜者。卽有邪黨代爲市恩。所憎者。卽有兇徒力爲傾害。

若崇文門一應稅務。自立規則。擅抽課錢。惡姪殺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訴。諸如此類。罪不勝誅。潘文學身充馬販。潛通賊綫。挑聚臙健馬騾。接濟遠近盜賊。羣盜得馬。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點衙門。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二犯罪大惡極。應將李應試潘文學。俱行梟斬。十年正月辛巳。上幸內院。問大學士陳之遴。陳名夏曰。黃臙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憚。不敢舉發。何也。之遴等奏曰。如訐奏其事。皇上睿明。卽行正法。誠善。儻宥其罪。則訐奏之人。必受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上曰。身爲大臣。見此等巨惡。不以奏聞。乃瞻顧利害。豈忠臣耶。之遴不能對。乙酉。上幸內院。又謂大學士洪承疇等曰。頃亂法被誅之黃臙李三。一細民耳。而居住之外。多造房屋。每間修飾齊整。其故河也。承疇對曰。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來。有事於其部者。卽延入某部房內。上曰。以一細民。而越分妄行如

此故天使之敗。致他案發覺。得置於法耳。丁酉萬壽節。上御太和殿。受朝賀。賜宴畢。命學士圖海。召大學士陳名夏。至上問曰。黃臚李三。爲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鞠審之日。甯完我陳之遘。默無一語。叔和碩鄭親王詰責之。之遘始云。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儻不行正法。之遘必被陷害。觀之遘此言。豈非重身家性命乎。名夏奏曰。李三雖惡。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爲大臣。發伏摘奸。非臣所司。且李三廣通綫索。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亦人恆情也。上又曰。李三子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憚之。名夏奏曰。都城五方雜處。如李三者。尙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矣。李三與各衙門胥役。結納最廣。故使人皆憚之。其要莫如拔本塞源。令人皆懍懍不敢效尤。彼李三者。何足論也。上曰。朕自今以後。不復更言李三矣。據此知唯一蠹吏。確是李三。而世祖念念不忘此人。可想其勢燄矣。彼潘文學僅一馬賊。尙不足畏也。至二陳相國奏對之言。一似懍懍。一近

狡猾俱足以啓世祖之疑。未幾名夏以結黨懷奸處絞。之遴亦以賄結內豎。貶謫充軍。蓋當處置李三之日。二陳危機卽伏於此。正未可知。

孫狀元不計禍福

吾邑孫扶桑。修撰承思。與弟孫赤崖。孝廉暘。少年績學。以文才負盛名。順治十四年丁酉。赤崖先中順天榜舉人。是科北闈以納賄舞弊。興大獄。經給事中任克溥據實奏聞。上震怒。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與科臣陸貽吉。及中式舉人田耜。鄔作霖等。俱斬決。其餘遣戍。斥革有差。赤崖亦爲是獄牽累。流徙尙陽堡。扶桑適於是時。以甲午科舉人。應戊戌科會試中進士。及殿試臚傳前。一夕。上閱孫卷。見其頌語云。克寬克儉。止孝止慈。大加贊賞。拆卷見其名。問學士王熙（卽宛平王慕齋相國諡文靖。是年爲宏文院學士。派殿試讀卷）曰。此與孫暘一家否。遣熙疾馳出禁城。至扶桑寓面詢。學士故與扶桑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

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扶桑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扶桑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世祖方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弗欺。遂定爲一甲一名。扶桑秀眉聳肩。目光四射。臚唱時。世祖注視。殿上皆慶得人。授翰林院修撰。數被顧問。眷遇優渥。己亥。分校禮闈。上幸南海子。賜駿馬騎從。大風揚沙。馬驚逸。遽中寒疾卒。上甚悼惜之。遣內大臣宣口敕唁問。賜金歸葬。雖橫折亦異數也。語本王東淑柳南隨筆。與陶退庵貞一虞邑先民事略。及考覈東華錄所載科場案而聯綴之。吾邑當科舉時代。科名稱盛。清代狀元及第者六人。康熙己未科。歸孝儀宮詹允肅。康熙庚辰科。汪東山殿撰繹。康熙戊戌科。汪杜林宮贊應銓。咸豐丙辰科。翁叔平相國同龢。同治癸亥科。翁仲淵殿撰曾源。而最先者乃爲孫修撰。其品性純潔如此。邦之光。家之慶。亦一邑之榮也。

李巡按捕獲段世昌

凡神姦巨蠹。必有奧援。甚且巨室豪紳。都爲其所籠絡。遂信其爲有才能。而肯爲之乞命。衆議紛騰。稍縱卽逝。所以捕而殺之爲不易也。若譚雲觀制府之殺庫書何培。彭剛直公之殺營弁沈可發。可謂疾雷不及掩耳矣。而其先已有李望石巡按殺段世昌事。叙見鈕玉樵瓠臚。順治時。湖北巡按李贊元。其初本名立。號望石。山東海陽縣人。順治乙未科進士。（縣名科第皆瓠臚所略。茲據賀耦耕長齡經世文編姓名總目補祥）點翰林院庶吉士。當欽點時。尙名立。世祖特舉御筆。改其名爲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湖北。時鄂渚有大滑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親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

獄時。語其家人曰。我今必斃矣。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本名李立。姓名適符。尙欲覲生乎。

李文貞之幼時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爲一代理學名儒。雖生平未能盡滿人意。而其研究性理。固已卓卓傳名。及考見幼時之來歷。蓋早有異人處也。據福州梁蔭林章鉅歸田瑣記云。文貞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據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之族姓。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辭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

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見之。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焉。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櫺。以烟從外熏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啓戶視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線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立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族。而其幼子付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

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據梁公聞諸泉州張莪圃。慎和云。

湯文正毀除五通祠

睢州湯文正公斌。於康熙二十二年。特旨授江蘇巡撫。在任二年餘。善政不可殫述。而爲吳民所最信仰而傳述者。莫如毀淫祠。除五通一事。先是蘇州府郭外上方山。有五通神祠。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崇死。民益神之。郡有諸生范某。其妻亦爲五通所祟而歿。范憤控於官署。公廉得其情。乃於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具疏請旨。勒石永禁。疏言蘇州府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

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欲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以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止。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復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長官銳意革除。旋即遇祟以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以後。見無他異。始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之後。箕斂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詔如所請。既奉詔。當時雷厲風行。氛消焰息。然吳民信鬼神。不久萌孽滋生。雖不若昔年香火之盛。而妖巫煽惑。仍不免有因病詫爲遇祟者。惟一聞文正之名。則病者神識頓清。而邪祟息絕。文正歿後。於道光三年。始奉旨從祀孔子殿庭。既入廟。其栗主猶能卻鬼。曩有曲園門下士。蔣孝廉澤山。至崇明縣襄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缺焉。問諸學官。學官曰。此地舊

有五通神爲崇。民間被五通崇者。輒向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舊聞江蘇此風。不獨崇明一縣爲然。特崇明較有實證耳。參據先正事略。清史綱要。及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

尤可異者。科舉時代。文人重視八股。每選名家制義讀之。竟有徹夜呿唔者。有某文士。選讀欽定四書文。（乾隆元年。方望溪先生苞奉敕編定。爲時文正宗。）夜讀湯文正所作論語見善如不及一章題文。讀至後二股。高聲朗誦。拍案稱快。其鄰居某姓婦。久爲崇擾。聞聲崇絕。病者頓愈。後每有遇崇者。輒可誦此文。卻之。此雖傳聞不足爲據。亦可見文正餘威震於殊俗矣。茲節取其文附錄之。倘世間猶有迷信邪神者。或仍可藉此卻鬼焉。文曰。天地抑邪與正之心。雖昏

亂而不容盡泯。故生民之秀。時出之以除風教之衰。若夫天民大人。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必先有一代之事功。數百年之平治。而後生是人焉。以會之。雖彼蒼亦有不容輕假者矣。聖賢側身修行之道。苟願學而皆有可循。故自好之儒。常慨然以爲吾身之任。若夫可潛可見。運造化而生於心者。非詩書所能啓牖。師友所能輔成。而常無所挾焉以造之。則人力固有不可強齊者矣。

湯文正之儉德

文正於康熙二十六年十月。歿於京寓。先有事度材於通州。某日下晚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曰。吾腹不寧。夜半遂卒。當時有疑爲仇人謀斃者。究莫得其詳也。惟早爲權臣明珠余國柱等所排擠。故身後初無榮典。聖祖命下所司議卹。而部臣以曾降七級對。故蔭贈皆略。諡亦不及焉。
(乾隆元年始追諡文正)相傳其歿時。同官唁視。屍在板牀。上衣敝襖。下著布

禱。檢遺篋。僅餘俸銀捌兩。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賻以白銀二十兩。始克成殮。其蕭條若是。非平日一介不取。何以致此。公在生儉且勤。其治行卓著。吳中聖祖本以吳俗奢靡。知公耐清苦。故任以蘇撫。臨行。溫諭以慰之。故公益奮勉。本身作則。自奉淡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在署。其夫人及公子。衣皆布。夏從質肆中。易苾帳避蚊。春日。野薺生。日採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偶閱日用簿。見某日買雞一隻。公詫曰。吾到蘇州。從未食雞。誰買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其子溥。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并笞其僕。遣之。公生日。衆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其文而返其屏。去吳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香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

泣涕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四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君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累費馬力。其廉介若此。古今不數覩也。近見有書述文正事。詳而未盡。故參據錢唐馮山公景湯中丞雜記。長洲彭尺木紹升二林居集。及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補綴之。

滿臣有良心者

官吏能葆存良心。卽是良臣。清初滿臣中固未始無良臣也。雖其人才識無甚表見。而言爲心聲。但就言論所發。察其狀態。便知其有良心矣。勤僖公佟鳳彩。字高岡。遼東人。爲勤惠公。佟養性之從孫。康熙初官四川巡撫。調貴州巡撫。善政及民。丁憂服闋。補河南巡撫。兼理河道。疏請發帑修河。罷畝征。論罷修河夫役。吳三桂兵過境。辦兵差。調度有方。民不苦擾。是時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

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披頰數四。侍者爲之悚慄。語見鈕玉樵琇觚牘。又康熙時。雲貴總督巴錫。亦滿州人也。性廉仁。不通漢文。每僚屬初謁。必溫諭曰。天生我爲人。又與知覺。此恩不可負的。皇上賞與官做。把地方付託了。若不實心爲百姓。把地方弄得不像樣。便負朝廷的恩了。父母生了兒子。好容易得他做官。若兒子貪贓害法。百姓那些人。定要罵到他父母上去。這就是大逆不道了。其言雖質。而具有良知。卽儒者亦何以加焉。語見長沙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此二公者。勤政愛民。藹然溢於言表。以視後來滿清大吏。有讀剛愎爲剛復。呼游弋爲游戈。稱肄業爲肆業。改瘕斃作瘦斃。聞赭捻之亂。而以爲奇談。懸疲肥之聯。而引爲大戒。因不通文理。而致害國殃民者。豈可同日語哉。

呂尙義以火鎗殺盜

孫子有火攻篇。知中古兵家早用火器。惟視今日列強鎗礮。猶遠不逮也。然當清康熙時。已有人專精火器殺賊。可保障一方者。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則其人固義勇。而亦豪俠矣。兪曲園師兪樓雜纂中。有一卷書曰五五中記。五奇中之一奇。則爲江西呂尙義事。實得諸臨川李穆堂絨之文稿中。固非無稽之談也。云呂尙義。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礦。羣聚開採。峒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鳥鎗。十步可發三鎗。發無不中。每賊至。夫婦二人。雙鎗並放。若連珠然。歲殺賊無算。廣東萬猴山。有賊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尙義。時尙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六十人。餘賊走匿山谷。南贛鎮總兵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尙義曰。官兵來甚善。賊在山谷。

第隨我來。可盡擒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尙義往。尙義鷹目。雖百步外。賊伏草莽中。皆見之。發鎗卽中。賊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也。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令。皆奇尙義。爭欲署爲捕頭。尙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苟有事。不敢辭死。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境。願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卽走耳。兩縣令大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役大創。終尙義之身。不敢復涉其境。據曲園先生云。其事在康熙時。

吳三桂反側之動機

康熙登極之初。江蘇漕糧案。慘殺士類。發此獄者。巡撫朱國治也。先是吳縣知縣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孔子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世祖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

旋道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巡撫朱國治大駭命執之卽獲生員倪用賓等十八人餘皆星散撫院遂以恃符抗納任令追比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爲朝廷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奏聞奉旨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以上據墨餘錄）死者長已矣而此後追糧案有罪未至死者偶因絲毫之虧欠黜革已得之科名沒收固有之產業不可勝紀遂致跣弛之士或因貧激憤挺而走險若方光琛貿然入滇說動吳三桂叛者卽其一也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

云。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時屆康熙己酉科。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之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箱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又據清史綱要云。康熙十二年。撤藩之詔下。三桂大失所望。乃與其黨聚謀。陰勒兵馬。禁止郵傳。朝遣侍郎哲可肯。學士傅達禮。至滇。辦理撤藩事。並促其行期。三桂遂於十一月。殺巡撫朱國治。發兵反。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反。案所謂與其黨聚謀者。方光琛卽在內也。所謂

殺巡撫朱國治者。蓋國治早由江甯巡撫。調爲雲南巡撫。故起兵得就近殺之也。（先正事略云。國治由大理卿擢江甯巡撫。亡何以憂歸。服闋起雲南巡撫。康熙十二年。爲三桂所執。罵賊不屈死。）然則說動吳三桂叛者。方光琛也。方光琛得入三桂幕者。入滇也。入滇由於漕糧案也。發漕糧案者。朱國治也。國治之被殺。由於入滇爲雲南巡撫。而又烏知不出於方光琛之謀也。禍必有所伏。事莫不有因。乃至是哉。

孫俠士說降韓大任

吳三桂之部將韓大任。驍將也。以韓信自況。稱小淮陰。統兵萬餘。有親兵死士三千人。每戰無敵。與清兵抗。康熙十七年。自吉安突圍出。由江西入福建之汀州。爲姚公啓聖所招降。姚以是叙功。由溫處僉事道。擢福建布政使。俄升總督。而實則說降大任者。先有餘姚人孫旭也。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據吳留村遺

稿有與轉菴和尚書。知杭州侶雲菴老僧轉菴和尚。蓋卽孫旭。其人既奇。事遂足述。茲就嘯亭雜錄而敷陳之。孫旭。餘姚人。中順治丁酉科武舉人。家本豪富。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名邱甲者。聚徒數百人。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擾。孫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爲救援。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糶。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孫素慕鄭延平成功。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與孫素有隙。因誣孫通海盜。置諸獄中。孫素勇健。夜毀梏。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值吳三桂叛。爲吳將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識。曰。奇男子也。大任屢擾江西省。萍鄉吉安諸境。爲安親王岳樂之軍所阻。三桂促其進兵。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孫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

韓王有尺素之獎。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羞辱。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爲色沮。會康親王傑書。遣姚公啓聖往招撫。大任猶遲疑未決。孫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眉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耶。大任乃從撫。事聞。叙功。獎授官職。孫慨然曰。我本國家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里。復爲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污章甫之榮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

閩縣令破鏡重圓

每觀說部中所記。若二度梅芙蓉屏之類。事或不盡子虛。近來新劇家。演出悲歡離合種種狀態。可歌可泣。眞足令人悲感也。至官吏留心時事。體察人情。使人夫婦重逢。亦是一盛德事。特前經小說家典綴。姓氏或有假託。年代殊難徵

信矣。及觀余德水金所輯熙朝新語。知清初固有一事相類焉。耿精忠亂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塞。新選閩中邑令王君。挈眷之任。塗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曉。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轉輾訪至南安。仍杳然。乃齧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達之邑宰。詢悉顛末。嘉其節。款留內署。爲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君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狀。獨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宰固詢之。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且斷葱亦以寸爲斷。見之不覺感觸耳。宰佯爲歎息。旣而請以妹配之。王不允。強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婢僕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睜。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卽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宰之盛德。而詭辭以合之也。時王君文憑已失。宰爲詳咨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

同至戚使問不絕。宰尋以行取擢御史。人謂盛德之報云。此事惜不知王君之名。又不悉南安縣是何姓名。既以行取而擢御史。度必一循吏也。

蔣御史流民圖之真蹟

吾家八世伯祖莘田公諱伊。一字渭公。績學工畫。於康熙十八年官廣西道監察御史時。繪呈難民貧士十二圖。爲聖祖所褒納。事載國史。若長洲彭尺木紹升二林居集。長沙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平江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等書。皆稱述之。惟傳者多未見真圖。誌其名目而已。按真本既入內府。尙留一副本。確爲侍御公之遺筆。吾家累代寶藏之。首頁手繕題文。金箋墨書。箋色已黯淡。圖十二幅。絹本設色。絢爛如新。每幀素絹。長短一尺有八分。廣袤九寸八分。茲謹錄題稿於左。而圖中之景狀。各幅一一以簡筆敘述之。

題文分行擡寫謹遵原稿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題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聞見繪成十二圖恭呈

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飢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諸圖繪計十二幀第一爲難民妻女圖第二爲刑獄圖第三爲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畊夏耘圖第五爲催科圖第六爲鬻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

皇上浩蕩洪恩仰見

聖天子痾瘼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第十爲廢書圖第十一爲暴關圖第十二爲疲驛圖學校則以取數太隘而貧

士有改業之嗟關課則以蠹弊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嘆以至衝邑之轉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

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連章累牘冒瀆

宸嚴也伏念

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鑒臣迂疏

俯賜觀覽則四方顛連瓊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愴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

皇上一舉念間而斯民日被堯舜之澤矣有此繕疏進

呈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十日題

第一難民妻女圖。圖分上下列。上列一僧領衆難民。執香跪道。沿街募化。求贖妻女。下列一官長。二侍者。一捧匣。一持錢串。施賑羣難婦携兒女。領錢作歸計。是圖男女老幼共三十五人。

第二刑獄圖。圖分左右列。右列爲寒冬刑獄圖。獄門畫狴犴。有三人。在門下探監。二犯門框露面。愁慘無人色。獄中羣犯。桎梏縲綯。立風雪中。一禁卒悍甚。披羊裘。持棍撻犯。左列爲暑月刑獄圖。獄壁污穢。枕席朽腐。諸犯病疫僵臥。有瘡瘍敷藥者。一禁卒怒目。將攢毆之。又一差役。以鐵索牽三犯。犯殼棘不堪逼視也。是圖獄犯卒役及探監者。二十三人。

第三寒窗讀書圖。書齋窗櫺籬落樹陰。皆積雪。一塾師。羊皮褂。峩冠。南向坐齋。

中觀書一童子隅坐讀書。案上書二函。又二冊。硯一。水盂一。筆二。竹燈檠一。火一星。旁舍有二老儒。倚短檠讀書。香爐焚香。頗靜適也。是圖計四人。

第四春耕夏耘圖。一農牽牛扶犁而耕。二農持耒。行阡陌。若將耕焉。又五農在田中耘。一婦道上饁。隨一稚子提壺漿。稚面肖婦。一見知爲子隨母也。是圖計十人。

第五催科圖。衙署堂上。官南面坐。書吏差役左右侍。堂下集衆施刑。有枷責不已。而用夾棍者。有男子逃亡。而比婦女者。有貧民積欠。而受敲撲者。悍役貌虎狼。窮民色死灰。是圖計三十人。

第六鬻兒圖。茅屋數間。樹二株。有三役催糧。繫一老者於樹。將撻焉。一老婦携一幼女相對泣。知爲賣女者。一男一婦攜一兒。兒右手牽母裙。形色倉皇。左手爲一莪冠長褂。而皂靴者所持。知爲鬻兒者。柴門下一女二兒。貌淒慘。隄下繫

一船一人坐船頭。若有所待而甚暇者。蓋差船也。是圖老弱婦稚計十五人。

第七水災圖。汪洋巨浸中。破屋二。破船一。蓆棚一。災民扶老攜幼。流離乞食。二老人坐破屋高處。二婦人在蓆棚相對愁嘆。又有兩人繫船。兩人持敝笱捕魚。酷肖水鄉景狀也。是圖計十九人。

第八旱災圖。圖分上下列。上列一耕夫賣一瘠牛。二行人估價。一婦一童回顧。若不忍釋者然。下列田塍禾苗皆焦萎。一老農。一媪。一女。貌枯瘠。視田中槁苗。聚而哭。是圖共八人。

第九觀榜圖。學院高牆揭一榜。昂首觀者成羣。多有不豫色。然僅有二少年喜色。殆獲雋矣。兩窮儒痛哭投河。有救之者。蓋孤寒不得進取而憤極也。圖中人皆冠纓冠。計十四人。

第十廢書圖。書齋外青桐雜樹各一株。一老儒在簷下憤極焚書。書冊狼籍。爐

中火燭熊熊也。一童作驚狀。又一童回視而指識之。齋中一書生獨坐無聊。捲撫膺而歎。是圖計四人。

第十一暴關圖。村末互板橋。橋下河流。河邊船三艘。一艘畫龍。有弓矢刀械者。關吏船也。一米船有升斗。司關下船。揭篷搜米。氣慄甚。又一農舟。爲吏所窘。一農惶駭。一叟跪岸上求免。一叟提錢出獻。一吏怒目握拳。鬚如蝟。一吏在船頭。推農使登岸。此蓋藉關挾詐農船者也。是圖計八人。

第十二疲驛圖。驛舍外爲孔道。兩悍卒怒馬馳。一吏繩牽驛官。一吏揚鞭撻之。驛官色愁沮。有二馬繫樹。又兩卒督夫役趨行。四馬負裝。羣夫役負擔纍纍。力盡而足不能息也。是圖官吏夫役計十六人。

附吳恪齋中丞大澂跋語

治國之本。莫重於恤民。恤民之要。莫先於知民疾苦。九重之遠。不聞窮檐之

號泣。官府之深。不知熒獨之怨咨。臣能盡言。君能納言。一疏之功。出萬民於水火。一念之誠。能生死而肉骨。有言責者。當舍其細而擇其大。略其末而務其本。君明臣良之會。其造福於蒼生者。不外求民瘼一語。常熟蔣文肅公族孫子範。蔣君元慶。藏其先世渭公先生爲侍御時疏稿。並進呈十二圖副本。介曾君聖與。攜以示予。其圖曰難民妻女圖。曰寒冬刑獄暑月刑獄圖。曰寒窗讀書圖。曰春耕夏耘圖。曰催科圖。曰鬻兒圖。曰水災圖。曰旱災圖。曰觀榜圖。曰廢書圖。曰暴關圖。曰疲驛圖。顛連困苦之狀。目不忍觀。予閱之而肅然起敬也。疏云。雖當己安己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飢之念。以聖祖之深仁厚澤。曲體民情。而君臣之交儆猶如此。視民如傷之隱。流露於楮墨間。萬幾之暇。觸於目而警於心。憂勤惕厲。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何患天下之不治。民生之不遂哉。余嘗謂隔閔之弊。如氣血之凝滯。脈絡不能貫通。遂有手足拘攣麻

木之證。歷觀前史。叔季之世。疆臣之賢否。朝廷不盡知。僚屬之是非。大吏不盡知。小民之疾痛。州縣不盡知。皆上下隔闕之患。通其癥結而鍼砭之。則言官之責也。先生居諫垣。又嘗疏請嚴禁將弁掠賣男婦。請停止捐納。知縣例疏劾江西巡撫董衛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又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上救荒策。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又上五疏。其要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齏。後爲廣東糧儲參議時。革耗羨。除餽獻。禁差徭。仁心仁政。不可枚舉。宜其子若孫。善繼善述。輔翼朝廷。爲時名相。君子之澤。五世而弗衰。其所積累者深且遠也。子範好學敦行不息。聖與深器許之。名臣之裔。克守楹書。尤爲可敬可喜。謹題其後。以誌景仰之誠云。光緒乙未十二月。吳縣後學吳大澂。

附錄褚伯約侍御成博跋語

昔宋臣馬廷鸞有言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明季李東陽有言曰。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成博每誦其詞。未嘗不愴億太息。以爲自古人主。苟非大無道。未有坐視其民。轉死溝壑。而不急思拯恤者。特高拱法宮。堂廉迴隔。而股肱耳目之司。類皆持祿保位。罕有以下民昏墊之象。直陳丹扈者。由是民隱不上聞。主澤不下究。卒淪於亂亡。而不悟。庸臣誤國之覆轍。千古相循也。可不懼哉。比年僑寓吳門。獲交常熟蔣子元慶。惇學祗節。有道君子也。日者出其遠祖莘田先生康熙中疏草。及進呈圖繪副本相示。一展卷。而窮檐昏墊之象。如在目前。以此上達天聽。有不動宵旰之憂咨者乎。然有未易言者。宋鄭俠流民圖。上

於熙寧七年。明周洪謨流民圖說。上於成化二年。當奏御之初。其君何嘗不動容嘉歎。責躬施惠。乃不旋踵。而格於權佞。置爲具文。斯民之顛連蕩析。終如故也。先生抱禹稷飢溺之懷。幸遇堯舜之主。聞見所及。據事直陳。苦口危言。無有隱諱。聖祖視民如傷。覽圖及疏。益勤求民瘼。膏澤普被。衽席咸登。馴致大同之治。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讀先生是疏。服其蹇直。益羨其生逢聖明也。後有圖治者。苟知輔世長民之業。必自防容隱。抉蒙蔽。始則國事其庶幾乎披圖感觸。不覺縱其狂言。質諸蔣子以爲何如。宣統元年五月。旣望後學餘杭褚成博。

附錄翁相國同穌致俞金門孝廉書

蔣公貧民十二圖。曩嘗以刊本進御。今見原跡。悚歎不敢落筆。乞告子范。月內必題字歸還也。金門吾甥。松禪頓首。

陸清獻書崇明老人

國家興時。必有人端。若陸清獻公書崇明老人事。真人瑞也。觀其子婦養志。可以教孝。闔家雍容揖遜。和氣致祥。嚴肅整齊。治家有法。於社會風俗。大可觀感。故記事家轉輾傳述。茲又從熙朝新語中轉錄之。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清獻述雲間王慶雲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妻年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店。季開南北雜貨鋪。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甲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

季。週而復始。逢五逢十。則四子共設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作童子嬉。廚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囑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佯輸之情。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爲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指康熙二十二年）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斑白。孫曾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誌清獻所述。能不巽然想望哉。

陸清獻之治賊

平湖陸清獻公之治行。二百年來。婦孺皆知之矣。其宰嘉定縣時政蹟。早有治

嘉遺蹟練川遺愛諸紀事。公讞獄平情。專用勸化主義。使人感悟。有富家翁請重懲貧民者。公署其牘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富翁感化。從此懷德。輸課獨先。有人嫌婿貧。而餽金求離婚者。公佯受之。卽以金轉與其婿曰。婿今不貧矣。卒嫁之。有告子不孝者。公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有弟以盜訟其兄者。公偵知。乃其弟之婦翁所導也。杖而責之。曰。爲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有宦家子得罪。延其父於堂上。而撲責之曰。我與爾父。友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有過。不可以不責。宦懷慚。挈子退。如此類。更僕難終。而就向者所聞。知公尤妙於治竊賊。獲賊初。不加刑。并不呵叱。但拘留署中。給以棉花一二斤。紡車一具。使之學習紡棉。紗諭之曰。學成卽放。速成則速放。無留難也。賊冀釋放。朝夕盡力勤習之。其始工遲而紗粗劣。久之久之。工漸速。紗亦細緻。知己學成。隨卽釋放。并授以錢若

干曉之曰。此非吾所賞。乃汝所應得之錢也。汝初學紡紗時。吾出錢買棉花付給。汝所紡成之紗。已一一爲汝售錢。其始紗少而劣。所值無幾。其後紗漸積漸多。亦漸細緻。統計售錢已不少。吾已於此中將初次買棉花錢扣回。在吾無絲毫之虧損。而汝得此自有之錢。歸可小本營生矣。卽無一生計可營。亦儘可以紡紗度日。何苦作竊賊耶。賊多感激涕零。受錢拜謝而去。從此改行矣。間有不改行。至再犯三犯。而又被獲者。公仍不加刑責。但強之使飲醋一杯。於其下咽時。命役猝然在其膏盲上。突拍一下。則肺管急噎。從此得欬病。日夜咯咯有聲。人皆聞聲知防。彼永遠不能偷竊矣。此亦保護居民財物之一法也。按在二百年前。尙無所謂改良監獄。尙不知籌備罪犯習藝所。尙不識有警察學。而公早具此思想。孤行其是。足開新法之先河。惜不能及今起公而質之也。

奇奴

錢塘馮山公景文集中。有奇奴傳。蓋爲康熙時。刑部郎中某君之家奴而作也。俞曲園師採其事入五五之五愚中。云奇奴者。不知其姓名。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還京。有人衣短後衣。無冠。跪道旁。呼萬歲。上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問若何人也。對曰。刑部郎中某之家奴。上以人奴妄言得失。辱朝廷體。命執付所司。按律。衝突儀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乃杖而流之關外。奴仰天嘆曰。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以今世之務。合吾書之說。所宜言者固多。意臺省諸大官。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他月無聞焉。意今年不言。必明年也。明年又無聞焉。吾不復能待。故冒昧言之。而以獲罪也。未出關。杖瘡發。死於路。按此奴惜不詳其姓名。又不詳所奏十二事。每條爲何事。竊疑傳者尙有所忌諱。故不能悉詳。而致湮沒歟。觀其侃侃而談。氣甚兀傲。且當時三藩之亂甫平。海內清寧無事。而此奴讀書得閒。思患豫防。敢犯蹕上言。必大有膽識者也。後逮光緒

二十二年。有奏事處太監寇進才。年纔十八。違例上奏。條陳時事。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工程。請還宮辦事。請罷修鐵路。請革某大臣職。請續備軍械。與日本戰。孝欽后怒。親鞫之。直認不諱。乃斬決於菜市。寇監所爲。正與奇奴相似。而此奴在二百年前。先開風氣。大臣不敢言。諫官不敢言。而奴隸慷慨言之。亦足以愧印纍纍而綬若若者矣。

徐尙書延才

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康熙朝。以文學躋大位。獲盛名。頗有記其軼事者。如誌其健啖及記憶力。則見梁蔭林章鉅歸田瑣記。錢梅溪泳履園叢話。記其體肥及登廁請假。又見某書。似皆無關政要。惟趙耘菘翼簷曝雜記。詳說其延攬人才。有足述焉。云徐公在康熙時。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俊。籠絡人才。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衢。後生之欲求

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衢衢宅舍。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某年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以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怒。將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案順天榜發大譁。係康熙廿三年甲子科主試。爲諭德秦松齡。江蘇無錫人。編修王沛恩。山東諸城人。並無楊某。徐謂無恐。姑晚飯去。翌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家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

歸附。可爲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閤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閤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某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己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就趙所述。知公爲國延才。初心明白無他。惟驚名過甚。遂近攬權。味甄別。初不以賄一語。視暮夜苞苴者。迴別。故帝眷終不衰。然觀具謁。必餽司閤一語。則縱僕招搖。亦不免。故人言。遂蠶起。副都御史許三禮。一再嚴參之。乃告歸。帝猶親書光燄萬丈額。以寵其行。及歸。兩江總督傅臘塔。又奏劾之。帝置不問。蓋公輕財好客。爲士類所歸。而交游太廣。其家人門客。時因緣爲奸利。故屢遭攻訐。賴帝卒保全之。參據清史綱要。

熊文端能受直言

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康熙朝。贊襄密勿。盡心國事。爲聖祖所倚任。生平持正不阿。而有時未免嚴刻。然未嘗不服人之善。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載吏部司員吳君應庚面諍一事。有足述焉。熊公於康熙三十年。爲吏部尙書時。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吏部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於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耶。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袁嚙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於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耶。時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願乃

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天下之意。況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卽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獄云。此王西澗材任舉以告東溆老人者。是可見熊公之能受直言也。而吳部郎應庚。侃侃陳詞。無所顧忌。言必有中。功德及人。蓋亦有古人風矣。

宋中丞微行

商邱宋牧仲尙書。一字漫堂。明大學士宋文康公之子也。少年承家業。學問淵懿。服官後。講求吏治。洞達民情。於康熙三十一年。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振災減糧。勸善懲惡。以清廉率屬。吏畏民懷。後之論者。與湯文正張清恪同傳。立祠崇拜。稱中州三賢。相傳公撫吳日。最喜微服游行。察民間疾苦。卽藉以周知屬員之賢否。一日微行。在街頭。猝遇某縣令。肩輿過。儻從甚盛。公若爲不

知也者。直衝其儀仗。差役呵止之。漠然不顧。爲一役。摔至輿前。令從輿中望見之。識爲撫臺。惶駭。急下輿。伏道旁謝罪。公笑而扶起。曰：是何妨。彼役固不識我耳。奚足責。我自愛閒行。我今日方見縣令之尊也。今日風景甚佳。出而散步。君正宜回署。易便服。同我一遊。我亦不妨同入縣署。略坐。令唯唯受命。公卽徜徉順道入署。令急屏去儀從。免冠。去外褂。步行隨入。公又笑曰：君正宜視我。易敝衣履而出。使人全看不出官樣。乃佳。令遵卽易敝服出署。公携手同行。謂令曰：我輩可由僻路出城。赴村店沽飲。何如。令又唯唯受命。俄出胥門。渡萬年橋。漸近鄉村。見僻靜處。有一小酒店。入飲焉。酒家傭隨取酒肴供客。公舉杯飲。微酣。和顏詢傭曰：近日有新聞否。生計何如。每日約可售錢若干。有飲而不給錢者否。是否有胥役到店騷擾。傭隨問隨答。久之。愁憤曰：他無所苦。惟近到任之縣太爺。太凶險。往往縱役殃民。我輩實在說不出的苦。令聞。幾勃然變色。公睨而

視之。償值出。由來路入城。隨行隨談。令踉蹌不自安。公又大笑曰。是何足介意。鄉民背後出口罵官。乃是惡習。悠悠之口。豈爲定評。日旰矣。君可歸署。我亦回轅。從此別。公見令去已遠。急返身至酒家。日暮。帘已下。叩門入。傭訝曰。何去而復來。公曰。我今日宿此矣。傭卻以非客寓。公欲權宿一宵。傭有難色。公乃正告之曰。今夜汝店中有大禍。我特來救汝者。傭猶疑信參半。公曰。如不信。到半夜自有分曉。我無多求。并不須牀蓐。但借一犢鼻禪蓋。我在櫃上臥。中夜若有所聞。汝闔家慎勿作聲。囑畢。著禪睡。傭亦闔門臥。俄頃。聞銀鐺聲。有役搗門。吼而入。見櫃上有著犢鼻禪者。以爲店主也。卽牽去。公默不發聲。牽入縣署。俯伏階下。令張燈坐堂皇。面鐵色。拍案惱怒曰。汝酒家傭。敢罵我耶。公起而植立。脫犢鼻禪。呵曰。原來如此。視我何人。令凝睇。則赫然撫臺也。大駭。下堂。若崩厥角。稽首。公曰。我今知汝矣。頃聞酒家傭罵汝。我實不信。今方見汝作威福。竟至於此。

我猶被鎖。民何以堪。我亦無所難。汝但以印交我。轉付藩司可耳。索得印。大踏步出。旗牌戈什等已候門外。呵殿歸。次日。藩署懸牌。某縣開缺。令罷官回籍。此事昔聞諸汪郎亭先生。或曰是乾隆末年文敏公長麟任江蘇巡撫時事。則傳聞異辭矣。

蔣文肅牡丹百詠

家七世伯祖文肅公。諱廷錫。爲莘田公之次子。乃側室曹太夫人所出。莘田公居官清廉。身後並無產業貽之。比長。其兄雨亭公。早由浙江移宦山東。文肅家居落拓。不治生。好弄花鳥以自娛。尤嗜畫。取名人畫本。晨夕臨摹。畫既工。貧益甚。康熙己卯。舉於鄉。明年入都會試。不第。就琉璃廠（舊名海王邨。時尚不甚繁盛）賃一小屋。賣畫以自給。畫漸知名。求畫者踵接。一日。有中貴人持金訂畫條幅十二幀。公受其金。而畫久不就。中貴屢催不應。乃呵曰。汝知何人所需。

耶。此乃某親王之物也。公笑。出計簿示之。曰。吾所受畫件。皆編定號數。列次序。先受誰金。則爲誰先畫。今所積攔者。尙多。汝件須排至某日方動筆也。中貴者。係某皇子記室。不得已。據其所言覆命。皇子甚嘉其語。以爲公平而侃直。且訪知是一舉人下第者。翌日。命記室往詢之。願就館否。若願。可招入府中。較勝於賃屋出租金也。公素性坦率。欣然就之。（時公年三十二。皇子年已二十三）時與皇子談論甚款洽。一日。公方登假山石。玩花鳥。遙見皇子在室中。翔步。若有憂思者然。皇子俄亦望見之。招與語。因問何所思。皇子蹙額曰。昨見皇上。令我兄弟各吟牡丹詩。故躊躇耳。公笑曰。牡丹詩何難之有。皇子曰。正不容易也。吟詩非一首。皇上諭牡丹有百種。每種各有花名。卽以百名命題。課詩百首。又命限三日進呈。是以難耳。汝以爲不難。殆能捉刀耶。公曰。奚敢自誇。如有命。莫敢辭。皇子遽以所發百題示之。公卽夕。篝燈握管。吮墨。竟夜而百詩成。味爽。皇

子卽以之入奏。聖祖閱竟。大奇異之。面諭曰。詩工且速。進境若此耶。何不類彙時筆墨也。皇子知不能隱。據實奏聞。聖祖立卽召見。垂詢家世履歷。知爲蔣伊之次子。益寵異之。立命入值南書房。以舉人爲內廷供奉。癸未。賜進士一體殿試。選庶吉士。未散館。卽授編修。尋遷贊善。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駸駸大用矣。聖祖崩。世宗登極。遷禮部右侍郎。洊升戶部尙書。拜文華殿大學士。錫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終身恩遇優渥。而受知實自畫與題詩始。故文肅畫名滿天下。傳後世。至今畫家豔稱之。而所謂某皇子者。非他人。蓋雍邸卽世宗也。此說舊聞諸族中父老。近詢族弟望吧而益信。望吧名漢琦。曾官粵中。有才名。卽文肅公七世孫也。至牡丹百詠原稿。族中舊有單行刻本。茲不悉錄。

王次山醉呵蔣文肅

望峴又言文肅公既貴顯。最愛才。敬禮賢士。待鄉親尤厚。有某鄉人將出都。而窘於資斧。就商於公。公卽質貂褂。得金贈之。次日入直。世宗面詢曰。天寒衣羊裘。得不畏冷耶。何易去。昨所服貂褂也。公囁嚅曰。入質庫矣。問何故。曰。質金助鄉親某人出都也。上嗟歎動容。旋賜金。命之贖。公寓廬。時有文士投轄。而鄉人赴公車者。或遂主其家。吾邑王次山侍御峻。於雍正甲辰入都會試。卽就館焉。試既畢。待發榜。侍御年少氣盛。數飲酒醉。夜婦闌人特爲之啓戶。漸漸厭苦矣。一夕深夜大醉回。大門已鍵。撞而入。塞門猶未啓。闌人出語。稍不遜。侍御使酒謾罵。語極不堪。且勢將用武。時已五鼓。公將趨朝矣。不敢出。從間道。闢旁門而登車焉。質明。侍御酒醒。同居者告以夜間之情狀。則愧悔無地。以爲無顏。可再見蔣公。立即束裝出宣武門。擬覓客店一宿。不待出榜而南旋矣。公退朝。同具悉之。急出門追尋。遇諸塗。牽其裾曰。子毋然。吾豈與醉人計較者。且聞子所言。

大有理。吾方敬佩。而退省之。敢有意見耶。拉之同車回。未幾榜發。王侍御之名高列焉。王固有文名。公爲之揄揚。聲華日上。及爲御史。歷參朝貴某某。頗負直聲。於京朝官鮮所許可。惟見公。則致敬不怠。曰。吾非阿私也。恆服其雅量耳。

辛卯江南科場獄之遺聞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文闈榜發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經江蘇巡撫張伯行奏參。牽涉總督噶禮。興大獄。其結果。則依九卿議覆。副考官翰林院編修趙晉。擅通關節。大干法紀。擬斬立決。呈薦吳泌。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通同作弊。擬斬立決。賁緣中式之吳泌。及說事通賄之俞繼祖等。擬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同考官。山陽縣知縣方名。素與程光奎往來。程光奎在場內鈔錄舊文。方名明知其文。卽行呈薦。榜後又向程光奎索謝。擬斬立決。場前在貢院內埋藏文字。入

場鈔寫中式之程光奎。擬絞監候。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係專任科場之官。失於覺察。應革職。又總督噶禮。不久以聲名狼籍去官。大略如此而已。而遺聞尙有別可採述者。聖祖諭廷臣。有左必蕃昏愚已甚。被趙晉欺弄語。其實左以失察獲譴。係公罪。當時絀於噶禮之勢力。考政幾無主權。其能於榜後檢舉。且自請議罪。固已明白無他。左公字界園。廣東順德人。向有清名。由辛酉舉人出身。（據昭文王虞英原編虞陽科名錄）官監察御史。出爲揚州府知府。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暫留知府任。詳見王文簡士禛香祖筆記。是左歷官稱職。聖祖深知其人。故雖遭大獄。革職外。無餘罪。若趙晉固罪無可道。然非得噶禮同意。亦不至於此。噶禮納巨賄。通關節。闡中執事官。罔不知情。是科安徽巡撫葉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爲提調。皆居間得贓。事發。上命河道總督張鵬翮會同督撫。初就訊於揚州。當會鞠。

時噶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馬逸姿之家人。名軒三者。受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的腦袋。都保不住。噶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詳見彭尺木紹升二林居集。軒三之語可駭也。趙晉雖定罪。卻未死。始禁錮於揚州府獄。潛逃。而以自縊聞。康熙五十三年。蘇撫張伯行。奏稱趙晉進監後。揚州府知府趙宏煜。一任典史金鑄縱容。及報趙晉自縊。又草率取供。不親自相驗。委高郵州知州李之檀驗報。屍圖與趙晉狀貌不符。衆供互異。據此。趙宏煜故行疏縱。情弊顯然。江都縣知縣王銑。既已疏玩於先。復不能確查。於後。不惟趙晉生死難明。並在監與否。亦不敢定。得旨。趙宏煜李之檀王銑等。俱革職。交該撫嚴審。定擬具奏。而其先噶禮。早已革職回旗。又發生大逆謀弒親母之事。其母叩閣。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毀屋。噶禮携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

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旋賜自盡。語見梁蔭林章鉅歸田瑣記。而據錢梅溪泳履園叢話。則更有奇談焉。言噶禮革職後。上命罰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當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凌遲後。焚屍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斂。監校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校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歎曰。這奴才真燒坏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鈔。嗚呼。貪昏結局。乃至於是。雖憤者過甚。其辭實足爲惡人戒也。

張文端之內疚

遂寧張運青中堂鵬翮。在康熙朝効力宣猷。治河尤爲生平所盡瘁。雍正初位躋宰輔。殉謚文端。入祀賢良祠。國史立傳。其行誼頗以勤敏廉介稱。尙論者亦次諸名臣之列矣。而愚謂其生平尙有可議處。但觀其袒護噶禮而抑張清恪。在河工又疊受聖祖訓斥。蓋不能爲賢者諱也。康熙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兩江總督噶禮交通關節。先經正考官左必蕃奏參。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有傳遞通關節情事。上着張鵬翮（時爲河道總督）會同督撫在揚州地方徹底審訊。江蘇巡撫張伯行奏參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得銀五十萬兩。徇私賄賣舉人程光奎吳泌等。不肯審明。請將噶禮解任。噶禮遂奏稱張伯行誣陷。又奏參巡撫不肯出洋勦匪事。上命鵬翮會同總漕赫壽確審具奏。公因其子張懋誠現任懷甯令。恐遭噶禮陷害。瞻顧掣肘。讞莫能定。論者少之。至其治河多年。爲

一生政蹟所著。然觀其謾奏淮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致世祿不服叩闕。上命戶部尙書徐潮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具得公刪供枉斷狀。蓋已有弊可指。又觀東華錄。戴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時之面諭。似有虛文粉飾。又可概見。是年二月癸卯。上閱視溜淮套。由清口登陸。詳看地方形勢。駐蹕曹家廟。上御行宮門外。命扈從文武臣工及地方大小官員。河道總督及河工官員等。列跪於前。上問鵬翮曰。爾何所見。奏開溜淮套。鵬翮奏曰。我皇上愛民如子。不惜百萬帑金。拯救羣生。黎民皆頌聖恩。上曰。爾所言皆無用閒文。朕所問者。乃河工事務。文章與政事不同。若作文字。牽引典故。便可敷衍成篇。若論政事。必實在可行。然後可言。非虛文所能飾也。又諭曰。今日沿途閱看。見所立標竿錯雜。問爾全然不知。河官亦皆不知。河工係爾專責。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乙巳日。又諭鵬翮曰。爾身任總河。宜時時巡視河隄。不避風雨。

以勉盡職守。乃安居署中。兩三月不一出。惟以虛文爲事。何事不致耽誤。康熙四十四年。朕南巡閱河。問爾高家堰石工何時可以修竣。爾奏云。本年七月內工竣。乃遲延至逾年不完。又以溜淮套地方可以開河。請朕親臨。更屬欺誑。朕之言無不可向衆人言之者。今大小臣工齊集於此。爾有何說。可於衆人前直陳。鵬翻免冠叩頭謝罪。追憶其一再免冠叩頭時。惶悚不知作何情狀也。

方侍郎述刑部監獄之情狀

舊時不講監獄學。牢獄黑暗。莫可名狀。而刑部獄之積弊。久已牢不可破。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於康熙五十年辛卯。罹文字之禍。因戴二田編修名世所著南山集。又涉方孝標怨望著書之嫌疑。牽連下刑部獄。至五十二年癸巳。始出罪。在獄安靜著書。心志淡定。其所作獄中雜記。亦今之注意改良監獄者所宜知也。曰。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此蓋疫作也。疫疾易傳染。遘者

雖戚屬不能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屎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司坊。而刑部繫囚。多至此者。因邇年獄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結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

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人。繫入老監。呼號達旦焉。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朴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

膚兼旬愈。一人又倍。則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肯多與者。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焉。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十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潘荆山佐滿保草檄平朱一貴之亂

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臺灣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天下大元帥。倡

亂於鳳山縣之姜園。至六月十九日。爲浙閩總督覺羅滿保。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會同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力戰蕩平之。考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知當時有潘荆山名兆者。實佐滿保畫策。建奇功焉。雖袁文叙事紀年。不盡符合。而所述頗敏銳。姑錄之。潘兆。號荆山。浙省舉人。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某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床爲訣。哭聲嗚嗚。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卽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滿曰。何如。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輜旌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

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卽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駭。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櫓槳。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卽褫守備冠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繡補。衆買大喜，爭自擢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城，擒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懶，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皇太子胤礽因呪覓被廢

漢戾太子巫蠱之禍。爲千古所詫聞。而清聖祖立太子胤祊。後因呪覓廢立。其事蓋相像焉。當時明發上諭。繁不勝錄。茲就東華錄摘抄大略。便可考見事實。而知廢立太子一事。爲聖祖一生最不如意事。亦爲有清一代最可怪異事。以後累朝不輕建儲。殆鑒此耳。康熙十三年五月丙寅。皇子胤祊生。十四年十二月丙寅。立皇子胤祊爲皇太子。四十一年九月癸酉。上巡視南河。啓鑾十月壬午。上以皇太子胤祊患病。駐蹕德州。諭扈從領侍衛內大臣等。皇太子胤祊患病。可召索額圖前來奉侍。十一月丙寅。皇太子胤祊病愈。還京。未幾。上因索額圖結黨變亂國事。卽處索額圖死刑。四十七年九月。上駐蹕布爾哈蘇台。丁酉。上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皇太子胤祊跪。宣諭廢皇太子胤祊。中有暴戾淫亂。不孝不仁。語諭畢。上痛哭俯地。旋下詔廢皇太子胤祊。歷舉罪狀。宣示中外。中有舉動類爲鬼物所憑。狂易成疾云云。

甲申諭內大臣大學士翰林官員等近觀胤禔行事與人大有不同晝多沉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雷雨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戊子又諭大學士等胤禔宮人所居撝芳殿其地陰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胤禔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魅不自知覺以此觀之種種舉動皆有鬼物使然大是異事己丑上又宣諭曰胤禔忽爲鬼魅所憑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尙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匪特此也細加訊問更有種種駭異之事非狂疾何以致是卽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廢斥皇太子著行幽禁胤禔既廢皇八子胤禩大有奪嫡之意皇長子直郡王胤禔黨於胤禩宣言有相面人張明德曾相胤禩後必大貴上聞而大怒將胤禔鎖拏交與議政處審理革胤禔上爵卽幽禁於王府內尋偵得相面

人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之前。有欲招致飛賊。密謀行刺事情。罪大惡極。凌遲處死。是年十月丁巳。貝勒胤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自幼習醫。能爲呪人之術。大阿哥（卽指胤禛）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嚙卜楚。馬星。嚙卜楚。時常行走。上命將明佳。嚙卜楚。巴漢格隆。馬星。嚙卜楚。並直郡王府護衛。喬楞。雅突。等鎖拿。交待郎滿都。侍衛拉錫。查審。巴漢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呪詛廢皇太子。命我等用術鎮壓是實。隨差侍衛納拉善等。掘出覈術鎮壓物件十餘處。命交顯親王衍潢嚴擬具奏。庚辰。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近有爲廢皇太子條陳保奏者。朕前因灼見胤祲行事顛倒。以爲鬼物所憑。籌度周詳。始行拘禁。並非聽信人言而爲此也。又諭曰。十月十七日。查出覈魅廢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宮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驚異。問諸宮侍。我頃者

作何舉動。朕從前將其諸惡。皆信爲實。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遂於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庚辰。以復立皇太子胤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辛巳。以大學士溫達。李光地。爲正使。刑部尙書張文樞。左都御史穆和倫。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胤礽冊寶。復立爲皇太子。四月辛酉。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巴漢格隆等。呪魘皇太子情實。應將巴漢格隆。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鄂克卓特巴。俱凌遲處死。又皇長子護衛齋楞雅突。明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呪魘。俱屬大逆。亦應凌遲處死。得旨依議。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又諭。胤礽自復位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業。斷不能付託此人。着將胤礽拘執看守。十月辛亥朔。再頒廢皇太子之諭旨。示諸王大臣。己巳。命禁錮廢皇太子於咸安宮。雍正三年十二月癸未。胤礽卒。追封爲和碩理親王。諡曰密。

綜觀各節。知胤祊實有悖謬失愛廢立之由。而中間呪魘情事。與漢戾太子事。不謀而合。錄此以見皇室內訌之可駭也。

康熙時宮監之名數

中國數千年。君主之弊政。在淫刑以逞。而受刑者轉能殃民禍國。卒爲外人非笑者。是爲太監。今以後當可剷除之矣。回溯前清開國初。鑒漢唐明季闢禍。思患豫防。立鐵牌傳遺訓。永禁太監干預政治。逮至末造。安得海。李蓮英。張秀林等。漸漸用事。雖勢燄猶遠。遜劉瑾。李進忠等之煽虐。然已足累主德。侵政權。失民心。釀外禍。其故在始謀不臧。孽根早種。以聖祖明哲。能裁去十三衙門。猶廣置宮監。其數多至一千六百八十餘。閱海昌查初白慎行人海記。詳載內監數目。茲照錄之。亦談掌故者所宜知也。乾清宮總管二。首領四。太監十九。打掃首領三。打掃太監七十八。昭仁殿首領二。太監七。弘德殿首領二。太監七。懋勤殿

首領一。太監六。自鳴鐘下太監十四。執事首領四。太監六十六。御茶房首領二。太監四十六。上乘轎首領二。太監三十七。坤寧宮首領二。太監十。東暖殿首領二。太監五。西煖殿首領二。太監六。寶房卽舊交泰殿首領二。太監四。延禧宮首領二。太監十四。長春宮首領二。太監十二。永壽宮首領。太監俱不知數。翊坤宮首領二。太監十三。永和宮首領二。太監十。啓祥宮首領二。太監十四。承乾宮首領二。太監十。咸福宮首領二。太監十七。儲秀宮首領二。太監二十四。景陽宮首領二。太監七。鍾粹宮首領二。太監十。景仁宮首領二。太監十。近光左門。太監四。御書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九。古董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四。東書房。太監三。南書房。太監三。（此記當在康熙十七年以前時猶未特設南書房也。故與東西書房並稱而監數亦少）諸皇子書房。太監六。西書房。太監三。繡書房。太監二。敬事房在景仁宮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一。御前太監四。讀清書太

監十二。乾清門首領二。太監六。日精門在宮東首領二。太監五。月華門在宮西首領二。太監六。內左門首領二。太監十二。內右門首領二。太監十。景和門首領二。太監六。隆福門首領二。太監五。基化門首領二。太監八。端則門首領二。太監七。昭華門首領二。太監八。近光右門。太監五。養心殿在月華門外正西首領二。太監十五。打掃首領二。打掃太監八。箭匠太監五。按摩太監五。鍤匠太監二。學西洋醫太監二。畫匠太監一。鳥鎗太監八。養心殿露房太監三。裱房首領一。太監六。大殿鷹上首領二。太監十九。大小狗房首領二。太監二十九。鴿子房。太監三。御花園在欽安殿後首領三。太監三十三。北小花園在宮後首領二。太監七。天穹殿在景陽宮東首領二。太監四。中正殿在長春宮西。太監十。欽安殿首領二。太監二十四。熟火房首領一。太監十二。柴炭所首領一。太監十五。燒炕首領二。太監十三。兆祥所在神武門內首領二。太監十。書房太監四。遇喜所首領二。

太監十。所內總管一。首領九。太監四十三。永安亭首領三。太監十七。南府西路。首領三。太監二十九。南府中路。在瀛臺南。首領二。太監九。南薰殿在內西華門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五。咸安宮首領二。太監三十二。慈寧宮。佛堂。首領二。太監六。喇嘛首領二。太監二十二。諷經首領二。太監十一。管門首領二。太監十。花園首領二。太監二。打掃首領二。打掃太監八。寧壽宮在毓慶宮東。太監數未查。毓慶宮。殿上。首領四。太監四十。鷹上首領一。太監十一。門上首領一。太監八。狗房首領一。太監二十四。執事首領二。太監十六。茶房首領二。太監十七。鳥鎗太監五。打掃首領一。太監十五。睿前太監七十三。阿哥下太監七十四。阿哥下太監七十五。阿哥下太監五十六。阿哥下太監六十。（雖同稱阿哥必有分別。茲據人海記原文不能臆判）東庫房阿哥下太監四。西庫房阿哥下太監三。綜計之。除永壽宮寧壽宮太監均不知數外。爲數一千六百八十六人。康熙朝已如

是。後。來。繁。增。更。不。勝。紀。數。而。較。明。季。宮。監。數。逾。十。萬。則。已。減。之。又。減。矣。

清朝逸史卷二

隆科多掌中改詔之異聞

聖祖在位六十一年。於國政勵精圖治。而皇室有缺憾處。在皇子雖衆多。建儲終未埒定也。胤礽立爲太子。因病再廢。胤禔胤禩等。覬覦非分。大欲難償。逮康熙壬寅十一月甲午日。聖祖晏駕。於是皇四子雍親王（世宗先於康熙四十八年册封雍親王）巍然正位矣。舊傳聖祖病革時。命傳位皇十四子胤禵。顧命大臣。暗將十字。加二筆作于字。從此胤禵不得皇位。此謬說不足據。姑勿論。禵與禛字迥別。不能混。皇子行輩。見諸明文。必稱皇幾子。若改皇十四子爲皇子。于四子文理尙可通耶。近人編清史纂要。據傳說。有謂聖祖疾甚。世宗與諸皇子。方在宮門問安。隆科多受顧命於御榻前。帝親書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俄隆科多趨出。世宗迎問。遽抹去其掌中所書十字。祇存四子字樣。遂得立。此說

較爲近理。然掌中受詔事最秘密。抹去一字。跡近曖昧。果誰見之而誰述之乎。惟證以康熙末年。十四子胤禩。爲撫遠大將軍。統兵征伐西藏。柄用隆重。異於諸子。其得恩眷可想。又證以世宗登極後。胤禩自軍中歸。頗桀驁。不肯跪拜服臣子禮。諸王大臣議奏。胤禩利己營私。固結黨羽。心懷悖亂。請卽正典刑。得旨禁錮。禍幾不測。其事亦必非無因。又證以隆科多於雍正初年。位居太保。名稱舅舅。恩遇最優。一旦以私鈔玉牒。羅織罪案。加以四十一款之大罪。幾遭極刑。世宗召議政王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尤甚。而朕心則有所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此似以遭忌觸罪。却又於法外用情。蓋亦有可疑處也。或又傳說雍正初年。江南鄉試主考。首場命

題爲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暗切嗣位情事，意甚巧合。世宗卽中以他罪誅之。其人蓋鄧鍾岳也。此說亦不確。查雍正元年江南鄉試，正考官爲大興黃昆圃，侍郎叔琳，副考官確是聊城鄧鍾岳。然頭場首題，例由正主考命題，與副考官無與。且考昆圃自訂年譜云：雍正癸卯，余主江南試，副考官鄧鍾岳、丁憂。一人閱卷萬餘，是則此科鄧旣丁憂，全不負責也。又考鄧由翰林院修撰升侍講，歷官禮部侍郎。雍正五年任江蘇學政，至乾隆九年甲子科。乾隆十二年丁卯科，又兩爲江南正考官。是雍正後方以衡文有經驗，疊膺江南試差，何曾於世宗朝中罪伏誅？可見凡事必須詳覈，不能輕信讒言也。

年羹堯以意氣用事

年大將軍羹堯以西征立功，率以跋扈獲罪被誅。論者謂其人功過不相掩，間

亦有冤之者。其遺聞散見各家記載甚繁。不贅錄。惟與吾家七世伯祖雨亭公。諱陳錫。爭中甸分隸一節。其意氣用事。亦太甚矣。年羹堯爲四川總督。於康熙五十八年。統軍征西藏。招撫川滇邊境荒服。就撫後。其地所輸納之錢糧。由年奏明。卽在軍前支用。免入川省額賦。俟西藏平定。另行請旨定奪。中甸隸雲南邊界。在麗江府西二百三十里。吳三桂叛時。割賂西藏。其地距四川甚遠。本爲雲南所轄之舊屬。尙有錢糧在麗江完納。與蜀地無與。康熙五十九年。兩亭公在雲貴總督任。據麗江土知府木興詳報。中甸等處番目。及喇嘛營官。到麗江投誠。願仍歸雲南統轄。奏明應如所請。將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裏塘。仍歸麗江土府管轄。已得旨俞允。隨命雲南巡撫。駐防麗江中甸矣。年聞旨。大不嫌於心。隨卽抗疏爭還。將巴塘裏塘等處。皆歸四川統轄。又雲南進藏兵丁之口糧。前因滇境山高路狹。艱於運送。若遶道而行。必誤軍期。議以四川所運之米借

給而撥還餉銀。本已允協。至是年。羹堯奏請行文雲南督撫。將雲南進藏兵糧。速行趲運。上遂命雲貴總督。趕備口糧。親自督運進藏。雨亭公立卽治裝。遄征。老年逢盛暑。陟山越嶺。積勞歿於王事。皆年意氣用事致之也。不久。年以過驕得罪。罹重刑。當降革爲騎兵之後。猶繕上一摺。摺文近載吾邑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申明無罪。自炫大功。慷慨致詞。桀驁猶昔。觀其臨危倔強。固度越尋常也。摺末言惟念皇上方以孝治天下。伏願少寬一面之網。臣父得全首領。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云云。不忘所生。而祈宥罪。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矣。世宗見此摺後。終加恩赦免其父遐齡。誠足以教孝也。

謝觀察之養勇

孟子言不動心之法。曰養勇。曰無懼。傳述孟施舍之言。奕奕有生氣。若全州謝梅莊觀察濟世。蓋真能養勇。真能無懼者也。公以康熙壬辰科進士。授檢討。雍

正四年。改御史甫就職。卽露章劾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事。時世宗方倚任文鏡。閱疏不懌。擲還之。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上震怒。并疑其與直督李公絨結黨。因李公時正訐參文鏡也。命九卿科道。集刑部嚴訊。公辨益力。時勵文恭廷儀（先正事略作勵杜訥誤）爲刑部尙書。命刑訊。公不爲動。問指使何人。曰孔孟。問何故。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斬決。得旨免死。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初到軍。與同遣者姚宮允三辰。陳侍御學海。偕謁將軍。先詢初見將軍。行何禮。或告曰。須北向三叩頭。姚陳色黯然。公坦然曰。是何傷。乃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溫顏相接。免叩頭。賜坐。賜茶。比出。姚陳色欣然。公夷然曰。是何足喜。乃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姚陳曰。然則子爲誰。公曰。我自有人在。到戍後。無事輒讀書。講論經義。北征軍營中。自副將軍以下。多受業稱弟子。至雍正七年。得古本大學注。自爲批

點。爲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所見。（考雍正七年三月釐定北征軍營官制。振武將軍印務命着順承郡王錫保管理。見東華錄）時文字之獄方熾。錫保希上意。取其書告發。奏言中多毀謗語。上閱其書。命九卿會同刑部議奏。與陸生柙通鑑一獄並發。（陸生柙廣西人以工部主事革職遣戍所著通鑑論十七篇亦由錫保指爲悖逆告發得旨正法）擬斬立決。卽於軍前正法。命下。將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公心緒不紊。顏色如平常。須臾振武將軍宣旨。赦勿殺。公釋縛歸。見邸舍中。炷香未燼。酒尙溫。乃揖祭者曰。生受可乎。一飲而盡。諸弟子執爵言曰。先生真不動心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成九年。高宗登極。復原官。外補湖南糧道。轉鹽驛道。尋告病歸。以壽終。此段原本先正事略。惟事略尙有脫誤處。茲詳攷東華錄修補之。

魯觀察折服田文鏡

魯亮儕觀察。名之裕。湖北麻城縣人。雍乾之際。由知縣歷官清河道。著有趣陶園集。其人多才略而有俠氣。錢唐袁子才枚小倉山房文集中。書其軼事云。魯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命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縣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携而道苦乏。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云。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首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儒雅。揖魯入。曰。印待子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下。魯曰。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

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闔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藩臬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有。兩司起立謝過曰：某等敎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大人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之裕言之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之裕往之裕，沽名譽空手歸之裕之罪。

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之裕往之裕歸而陳明請公意旨庶不侮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之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之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日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頂之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之裕能追之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是魯名聞天下

田吏員折服李敏達

清政叢弊多在吏胥識者莫不賤吏胥而藐之吏胥亦遂自卑以媚人實則此中亦大有堅強不屈者在雍正時有陝西鳳翔縣知縣田芳者其出身乃督署

之吏胥也。曾以言論折服總督李敏達公衛。遂爲李公所識。拔而登仕途。事亦載小倉山房文集。原文云。李公爲總督時。按李公於雍正四年由浙江巡撫遷總督。是時稱浙江總督七年。調授直隸總督。至乾隆三年十月卒。田芳事未詳。何年何地存疑。俟考。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悞。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寤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伸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

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芳在家。忽督轅巡捕傳公命。踵門促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署。色如土。及見公。公遽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可捐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感激泣謝。遵納官職。未幾。授富平縣縣丞。遷鳳翔縣知縣。以賢聞。按隨園記。李敏達軼事尙多。近人清代軼聞。已照繕不遺一字。故不悉錄。而惟摘取此節者。欲人知強項令。間亦出自吏胥中也。

尹文端家庭史

長白尹文端公繼善。爲東閣大學士。謚文恪。尹泰之第五子。乃文恪側室江寧人徐氏所出。雍正十一年。文端由兩江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年未滿四十。時文恪適居相位。先是康熙末年。文恪官祭酒。罷職家居。世宗以皇子奉命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順天鄉試。曰當令見我。及公

試禮部將謁雍邸。適聖祖崩。世宗嗣服。乃止。雍正元年。成進士。引見。世宗喜曰。汝卽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遷侍講。而召其父由祭酒入爲工部侍郎。俄拜東閣大學士。蓋寵其子。而晉秩其父爲相國矣。相國家法嚴。子雖貴。詞色不稍寬假。而文端公孝思不匱。色養無間。方由兩江總督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免冠叩頭。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出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跪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輦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絃服。櫛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跪聽宣讀。詔曰。大學士尹泰。非藉爾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茲特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

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踉蹌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箏弦鏗鏘。肴蒸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高宗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錄據袁枚小倉山房文集。

託方伯之才略

滿洲師健方伯託庸。卽隨園所稱爲富察中丞者也。以其任粵藩護理巡撫。又知爲富察氏。故稱富察中丞云。公有才略。乾隆七年任山西冀寧道。先是雍正時。命山西丁銀攤入田畝徵收。（小倉山房文集作乾隆四年疑誤）民間稱

便惟解州安邑夏平陸芮城五州縣之民弗服。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徵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後爲高宗風聞，令山西巡撫議覆。（按是時山西巡撫當是喀爾古善）巡撫請如新例，公立爭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革，民必變。此事宜三思。撫軍忿然，委河東道某督辦。某心知不可，而難於牴牾，與藩臬議，嚴牒下解州。州牧得牒，嚴刑驅迫安邑民，遂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撫軍聞警，不知所爲，飭公領兵往。公曰：願往，然無兵可往。有兵卽不往。撫軍問故，曰：愚民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兵到，則反志益決。今統計全省兵，不過數千，分領不過數百，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往，而暗調兵符，相機行事。撫軍諾之。公速啓行。五日達安邑，先出示招撫。亂民閉堡門不出。知縣某入謁，問誰爲首，答不知。詫詰之，答云：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不易訪。公曰：以民變劾官，上必不悅。定發欽差查辦。君努

力助我。何遽不爲福。縣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供出多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鎗礮發。弓役傷。奪所拘者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時駐安邑有防營。統者爲一副將。卽令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隨聞堡中人椎牛狂飲。叫囂。公急以狀達撫軍。請兵。兵未到。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亂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礮。及刀仗鋤犁鉤盾待用。揚言將毀堡。日吁。撫檄下。公發閱。蹙額歎曰。作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饌。羊百腔。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馬蹄蹂踏。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人戰慄。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縛戎首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悔悟。縛前所拘者出獻。次日。點

吳三百人而已。遠來足踵，手不能弓。幸無所用，卽遣歸。未幾，欽差大學士訥親來查辦。是獄駐省城，別訪得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具牒稱：前所拘者尙冤，餘衆宜矜。訥大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參，公不爲動。副將意不能無怯。來矚公，公無言。副將曰：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當自謀。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難丁非託公意，擒治非託公意。我等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安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人以俠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副將受之。來謁公坐，赧發於顏。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啟訥親。訥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家屬，爭來迎歸。歡聲達四境，僅誅前所拘爲首者三人，而是獄平。

公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擢廣東布政使。次年忽喧傳有夷船泊虎門。蓋荷蘭伐呂宋戰勝俘虜而過也。粵民大駭。總督策楞召公詢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于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慍強笑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肯以萬里全勝之兵。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時國際交涉尙不如今困難。故公易措手）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覆命。印令者才而敏。揚參將者狀貌魁偉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俘請制軍處分。印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經風浪。必損壞。不于此修篷櫓。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少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先慍。不信我。故不及以此意曉之。印奮起曰。如公言。足以辦矣。卽與參將楊領百人屯洋岸。

以巡邏密令米商閉戶遏糴。夷人疑詢姑告之曰：中國無他慮，奸民欺汝外夷，以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夷不解意而去。然漸漸糧絕矣。無何，夷酋求見坐定，未言，印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鬩，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總督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夷酋意大沮，目參將，參將鬚髯怒張，叱嗟而已。酋慙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非有心犯順，幸赦之，且教之。印微露其意，酋感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印曰：不可，吾須爲汝轉達藩臺，藩臺爲汝達總督，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輩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然則自具牒申，請何如？印若爲不得已者，然而強應曰：可。荷蘭人抱弩負韉，手加額，匍匐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軍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荷蘭，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荷蘭，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

詢公曰。此可一罵遣之也。荷蘭強。屢勝。呂宋弱。屢敗。敗則慮四鄰輕之。欲洒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故逗留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荷蘭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令印知縣偕譯員往。道破彼情。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卽日起旋去。以上略本隨園文集。惟隨園記有四事。茲節取其二。又旁證他書。加以考訂而錄之。

翁孝子作循吏

黷獄平情而能感化人者。循吏中首推陸清獻公。而能深合清獻之意。相距數十年。後先濟美。卓然無愧爲循良者。又有餘姚翁晉公。刺史運標。翁刺史又號蓼墅。卽世所傳萬里尋親。翁氏二孝子之一也。其偕兄運槐尋親事。苦歷三十年。遠涉數千里。哀感行路。誠格上蒼。眞爲可欽可愕之事。故能本其至情至性。出宰臨民。自無事不洽乎民心。而到處可傳其政蹟。茲據平江李氏所書。摘取

數事雜述之。刺史於乾隆八年。任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知縣。有兄弟二人爭田涉訟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然涕淚交下。掩面泣。訟者驚訝之。公徐言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鞠一儉兒竊人之金。真贓不可得。儉兒自供。金爲父所隱匿。逮其父至。反覆鞠問。終不加以刑。吏胥怪而請示。刺史曉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細訪之。後偵得其實。果是黑夜爲他賊探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又邑有鄧康二姓。爭湖灘之利。鬥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刺史履勘其地。曉諭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正在履勘。衣履沾濡。兩造請少避。刺史嘆息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悔。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肯去。鄧康二姓。爲之感動。遂親爲畫界。訟自此息。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其弟略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乃控訴其弟。控

詞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閱及。因其訕親之失也。怒責之。而仍斥其弟。使割腴田以益兄。刺史凡讞獄於家人父子兄弟間。必揆情酌理。行乎心之所安。而又不背于法。有如是者。閱二年。常德郡邑大旱。檢閱志書。知武陵縣北有龍門洞。去城約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也。乃覓導者。草笠芒鞋。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深而口狹。縋而下。以瓶貯水。敬捧歸。就北郊設壇。跪烈日中。竭誠祈禱。膝盡腫。不數日。而大雨降。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考績。保卓異。擢道州知州。卒於官。州人立祠祀之。最奇者。刺史少年時。偕兄尋親。由浙轉輾赴湘。躑躅湖南萬山中。繼又棹船溯洄於衡永之間。得遇湘人鄭海還者。竟尋得其父遺骸於白沙洲。有鑰囊爲符證。乃號泣啓攢。扶襯歸。仍於前瘞處留封樹焉。後中雍正元年進士。以知縣卽用。適需次湘省。得於白沙洲爲父建祠。題其額曰永思。并建啓鑰亭。又置祀田數十畝。核租息。定規約。准

鄭海還之裔世董之。安知非至誠所格。而能曲成其志歟。

沈文愨晚達之趣史

長洲沈文愨公德潛。以耆臣受高宗特知。備膺榮典。而發達甚晚。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用。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入翰林。年已六十七。當未第之前。妻俞氏已卒。久鰥矣。館於吳郡某氏課讀。館東賢主賓甚相得。一日共飯。館東談次。勸其續娶。曰。先生年雖老。精力尙可有爲。且久虛中饋。家事非所宜。盡續弦。無已。納一妾。公笑卻曰。沈某年邁無能矣。萬念都灰。復安忍以就木之年。貽弱女子累也。是夕。館東昏定。其母於寢舍。劇談家常瑣事以娛親。乘間曰。兒頃勸沈先生續娶。先生未有以應也。尙思爲之作伐。不知何家女始宜配之。母曰。夜深矣。各就寢。母固有侍婢。甚寵愛。年及笄矣。每夕睡於牀側。母睡醒。呼婢曰。汝頃聞所言。汝有意否乎。婢默然。久之。母又曰。吾將以汝遣嫁老先生。汝願否。

如不願。可說。婢仍默然。母微知其認可也。翌晨。母命其子向沈先生達意。子欣然應命。出以詳情告公。且曰。贈婢事。古有之。不費先生一絲一粟也。此婢勤儉。有福相。或可佐先生興家。又重以母命。不可違。敢以請。公至是笑諾曰。卻之不恭。受之有媿矣。遂納之。既成婚。妾甚賢德。能儲蓄紡績資以助公。逮戊午。公年六十六。已十七次鄉試不第。絕意科舉矣。試期既迫。妾敦促其應試。又出奩資助裝。乃成行。抵金陵。已七月杪。錄遺揭曉。被斥。至八月初六日。各遺才已陸續補出。而公獨向隅。懊悶欲死。泣然向友曰。吾歸無以對我妾矣。擬自盡。未果。初七日晨。忽喧傳學轅特懸一牌。沈德潛補取矣。喜詫交并。時買卷所已撤。學使竟爲之設法。備卷而送考焉。初莫解何因。三場平平完卷。毫不愜意。發榜中式矣。入京覆試一等會試。又中式焉。從此鴻毛遇順。後半世富貴利達。全在錄遺一日發軔。此其中自有故也。先是高宗披覽羣籍。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奇

賞之。記其姓名。問諸大臣中。無有焉。訪諸詞臣中。無有焉。查詢新科第中。又無有焉。最後於博學鴻詞科遺才中查得之。方知爲一江蘇老諸生。已被擯南旋矣。一日。上語軍機大臣。物色其人。適值戊午科考放試差。軍機遂傳語江南兩主考。是科江南正考官爲安州陳雲倬侍郎惠華。副考官爲嘉善王賓穆宮詹猷。輶車到省。督撫學政以下。諸官咸集。主試初見。不暇出他語。急問江蘇有無沈德潛其人。此係軍機傳旨物色者。監臨提調等茫然也。時江蘇學政爲桐城張藥齋侍郎廷璐。亦幾忘之矣。瞠目無可置答。回行轅。遍查試簿。始悟爲遺才。擯黜者。急補其名。急爲之備卷。監臨某中丞。又命提調監試於卷上加識別焉。房考得卷。急批薦。主試得卷。急批取。而中。又違計其文之工拙也。次年聯捷入翰林。不數年。擢升禮部侍郎。假歸。賜詩寵行。入京祝嘏。與九老會。圖形內府。恩加尙書銜。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榮顯罕與倫比。妾早由側室正位。封一品。

夫人。此事大略。昔年聞諸同邑老友曹士升明經鍾麟。茲又詳稽事實而補錄之。又閱袁子才枚所撰沈文愨神道碑。述公壬戌春與枚同試殿上。日未昃。兩黃門捲簾。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帝心矣。然則公於未達前。早受高宗知。蓋信而有徵也。

大臣未死前賜陀羅經被

近閱裘君清代軼聞。記于文襄出缺之異聞。謂文襄之歿。世頗有傳其非考終者。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卽飲鴆死。武進管緘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瘳。載錫之。獲欲其日覩。載賄之。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文襄身後。奚慮不能得此。乃必及其未死之前。冒豫

凶事之戒使其目睹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矣。似以爲未死
前賜經被。若示意賜死者。竊謂此說不盡然。乾隆朝。往往有大臣得病未死之
時。先奉旨賜經被者。吾家文恪公。卽其一也。文恪公當年。恩眷優渥。初無纖芥
之嫌疑。高宗因其爲兩代名臣之裔。又入值軍機有年。故病中兩次親臨視疾。
日望其速愈。而奉賜經被。確在未死前十日。此有族中舊藏文恪公子兵部公
所繕行述可證。行述原文云。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初三日。恭荷聖駕親臨
視疾。慈光煦嫗。舉室生春。先期特遣大臣。諭令府君不必接駕。三月二十九日。
上遣侍郎伍公（案伍公當是伍岱）費賜陀羅經被一襲。被爲梵藏法寶。上
以此賞。蓋欲仗佛力爲護持也。四月初一日。復荷聖駕臨視。直至榻前。而府君
支離委頓。不能成禮。上爲注視咨嗟。翌日少蘇。勉進米粥一甌。延至初九日亥
刻而逝。遺疏奏聞。卽奉上諭。大學士蔣溥。居心純正。奉職恪勤。簡任綸扉。綜理

農部兼領翰苑。久值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前因患病增劇。屢賜醫藥。朕親臨看視。尙冀就痊。茲聞溢逝。深可軫悼。着加恩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并賞銀二千兩治辦喪事。朕於十三日親往奠輟。以示恩眷。所有應得卹典。仍着該部察例具奏。欽此。歿後。皇帝親臨奠輟。恩禮至優渥矣。且入祀賢良祠。信爲純臣可見。却於未死前。先賜經被。其無別意可知也。于文襄卽繼文恪入軍機者。被亦猶曩例耳。烏得疑有他意哉。

兗州民王倫起事

王倫者。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民也。習白蓮教。蓋衍徐鴻儒之餘緒。而開劉松劉之協等之法門。以運氣治病惑人。兼教拳術。往來山東各州縣。糾結無賴亡命徒。黨日衆。時值乾隆中葉。國家富庶。政治漸弛。山東巡撫徐績。庸懦不能率屬。

或縱州縣有課稅額外加征之舉。王倫藉以爲詞。煽惑鄉里。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揭竿起事。事前已有消息至京師。監察御史李漱芳。范宜賓等。據風聞上達。高宗初置不信。亂勢日漸蔓延。戕官據城。疊陷壽張。堂邑。陽穀三縣。乘勢竄擾臨清州。占據臨清舊城。其實烏合之衆。漫無紀律。借邪教設立名目。黨羽有稱梵和尚者。其本名爲梵偉。有稱朴刀元帥者。則爲陽穀縣民楊五。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呼爲無生聖母者。則爲壽張民婦某氏。其餘若孟燦。王經隆。王聖如。閻吉仁。吳清林。李旺。王峻愛等。及王倫之弟王樸。糾合一處。強者並稱元帥。大張聲勢。初起事。卽殺壽張縣知縣沈齊義。及陷堂邑。又戕堂邑縣知縣陳枚。及訓導吳璫。陷陽穀。又殺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及武弁楊兆立。楊兆相等。徐巡撫統兵捕之。卽被王倫等圍困於臨清城南之梁家淺。幸爲兗州鎮總兵惟一救出。而惟一之兵亦卽潰敗退逃。王倫率徒黨直趨運河。擬阻運。

道爲直隸總兵萬朝興打破。折回。上聞亂事益急。知山東省綠營兵之一無足用也。乃特命武英殿大學士舒赫德。由天津前往山東統軍。隨命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領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往山東會勦。王倫遂使千人北出牽官兵。精選驍悍五六百屯臨清舊城東門外迎戰。旗兵到。勢甚銳。倫戰敗。退回城中。率其死黨分住汪姓大宅。及一當舖。以爲巢穴。經旗兵圍攻。亂黨踞屋死守。遂放火焚燒。殺斃無數。而侍衛中有音濟圖者。勇士也。攻勦最爲出力。及戰勝入城後。已訪知王倫確實住所。欲往擒拿。請於舒統軍。而文襄却未撥派勇幹多人同往。音濟圖突然率其部下數人。馳往汪姓宅中捕拿。已手擒之矣。死黨從兩廂突出扭奪。音濟圖猝不及防。與同往者俱因格鬥受傷。而王倫仍復逸回。須臾汪屋火起。時旗兵正在圍攻。未見有一人竄出。有遊擊剛格。遙望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屋被焚。王倫殆亦燒死。

然此想像之詞。文襄據以入奏。非信讞也。高宗當日明發上諭。嘉舒文襄平亂迅速之功。而於王倫是否焚斃。反覆詰難。頗不嫌於心。蓋猶疑王倫實未死也。故越十餘年。和坤猶得以偵察王倫爲名。致有派九門提督番役出京。入山東境。借端索賄騷擾之事。

白協戎偵緝盜蹤

有武弁嫺文才。入戎行。明吏治。知兵機。而達民情。卓然爲循良之選者。則有若河內白秋齋協戎雲上。協戎由乾隆辛未科武進士。授侍衛。出爲江南某某營都司。累擢至漕標中軍副將。以老病去官。寓揚州。吟詩作字。優游歿世。生平以拯民濟物爲心。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至列諸循良傳中。可以識其爲人矣。惟先正事略序述事跡。尙遺漏其緝盜一節。而金天門捧闔守一齋筆記中。詳載之。言協戎任揚州參將時。值淮關盜劫庫銀巨萬。年餘徧緝無蹤。制軍（案制

軍爲兩江總督尹文端公繼善。素知公長於捕盜。因特奏委辦。公費檄至關相視。並攜庫銀二錠爲驗。遂改裝爲賣繭客。旋行旁郡。至徐州屬邑。入一村店宿焉。聞母女二人語。乃郡中胥魁外宅。近寄銀至。欲置衣物。公次早攜繭至門。母女出視。喜其價廉。出銀售之。回寓審視。與庫銀無異。遂細訪胥魁居止。市駿馬健驢。作販客。徑至徐州。過胥魁門。胥魁見而悅之。議價交錢。客曰。吾輕裝難攜。非白金不可。胥魁出銀交易。皆淮關庫銀也。公出。卽赴徐州府署。見太守。出檄相示。並告之。徐州守立捕胥魁至。跪階下。舉頭見公。知事已敗露。乃自承盜首。供出黨羽數人。皆出不意。立捕獲伏法。事上聞。傳旨嘉獎。擢漕標副將。記名以總兵用。公舉生以緝盜爲能。而以此蹟爲尤著。餘事若救火息火。求雨得雨。竭誠盡力。上可格天。民間皆盛稱之。初任都司時。總督方奉旨裁汰江寧京口駐防。尹文端以旗人藉錢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公至密室。諭曰。江甯吾

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公請示辦法。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公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公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公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公曰：請得畢其詞。我朝幅員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國體，爲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公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論，罷其議。及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公先率所部往。公具文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關。公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

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公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衆諭遣之。置告者於法。二事已載先正事略。因有關政治。附錄之。

稽文恭對客揮毫

無錫稽文恭公瓚。爲文敏公曾筠之第三子。少年入翰林。文學優美。書法學王右軍。褚登善。賞鑒家得其墨寶。以爲快。往歲在于晦若師齋中。見壁上懸文恭巨幅寸楷。筆意遒勁。而神彩活潑。爲神往者久之。相傳公最愛客。亦甚健筆。乾隆中。由總河入長吏部。兼掌翰林院。拜文淵閣大學士。見僚屬。無城府。凡有求書者。輒濡墨染翰。無留難焉。時與和珅同在政府。和漸用事矣。一日。和出素紙索書。公攜歸。躊躇久之。忽開筵宴客。招翰林數人。飲於齋中。酒酣縱談。一童子出而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座有客在。安能作書。客羣起致詞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何妨對客揮毫。公欣然諾之。遂出和珅所授之紙。一揮而

就方畧款猶未畢。童子捧硯忽失手。墨汁潑紙淋漓焉。公擲筆怒責童子。忿忿不已。客爲勸解。覺乏趣而散。次日公在朝房晤和相。亟謝曰。昨動筆不慎。徒污公佳紙。殊爲歉疚耳。實則公不願爲和作書。豫籌此計。令童子無端潑污。以破此局。而所招翰林數人。皆和坤門下客。故使親見之。料其必言於和以徵信也。公素性本不附和。又逆料和必敗。而又不欲拂和之心。以觸其恨。故設策以解嫌。其深識遠害有若此。此事先正事略已附及之。而于晦老所說較詳。可轉述也。

錢曹謝三御史

三御史者。爲昆明錢南園。澧上海曹容圃。錫寶湘鄉謝蘂泉。振定。皆於乾隆末年。同官御史。同以直節忤和坤者也。然三御史直節同。辦事之手段各不同。或太操切。致失敗。或少經驗。亦無效。若老謀勝算。不失敗。且有功。惟南園得之矣。

謝於嘉慶元年。巡視東城。見有乘朱輪車。悍然馳騁於通衢者。攔詰之。則和坤寵妾之弟也。其人怙勢橫甚。謝摔而杖之。奴咆哮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謝益怒。痛笞之。遂火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事聞。詔令指實。而車已焚化。無證物。竟坐是罷官。自此燒車御史之名達內廷。越二十餘年。御史子果堂太守興曉。由河南固始縣。遷裕州知州。卓異入都。召見。仁宗垂詢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無何。擢四川叙州府知府。猶得餘蔭也。然御史當日於事無濟。且罷官。幾獲禍。所謂太操切而失敗也。曹於乾隆末。以山東糧道。罷吏議。改職。尋奉特旨授陝西道御史。卽疏劾和坤家奴劉全。衣服車馬房室踰制。機事不密。爲某卿偵知。（先正事略所稱某卿。當是左都御史吳總憲。）某卿和之私人也。先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云。必有以厚報。時高宗在熱河。命留京王大臣。勘查潛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訊。衆謂

禍且不測。幸高宗鑒其直。部議鑄三級。奉旨改革職留任。此所謂少經驗。遂無效也。若錢則手段敏捷矣。錢由編修授御史。卽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亦和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錢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坤往勘。錢意不謂然。上察其詞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命出。不俟和坤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馳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坤遣往山東齎信者也。錢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便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坤至。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偏蔽。及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而錢由是得名。俄遷通政司副使。是南園之機警。高出曹謝上也。然卒爲和坤所賺。不久獲譴。降主事。及入直軍機。又因議事觸和忿。使之勞苦屈抑。鬱鬱以終。奸臣害直。竟無微不至也哉。（此條參據曾文正李次青吳南屏諸家言集錄之）

武虛谷之政蹟

自荀子載秦昭王言。儒無益於人之國。于是論世者。往往議經生不達政治。而若偃師武虛谷大令億。則真足爲經生吐氣也。君研精經學。撰經讀考異。羣經義證。考訂金石文字。著述甚多。不愧經師矣。而其爲縣令時。確有政蹟可表。君以乾隆庚子科進士。需次山東。至乾隆五十七年。任青州博山縣知縣。下車卽勤施惠政。案無留獄。有以賄干者。怒曰。汝不聞雷聲乎。立卻之。時和坤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杜成德曹君錫。至山東偵察反賊王倫。其役挈徒衆。持軍仗。在民間借端騷擾。歷數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恣肆。君聞。立捕治之。番役至縣庭不跪。出牌擲堂上。瞋目厲聲叱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而來者也。汝何官。誰肯向汝跪。君詰責曰。牌令汝所在報地方官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河也。且牌役止二人。此多人爲誰。卽擒而杖之。闔邑稱快。而山東巡撫

某公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先投和坤。定例。番役不當出京城。和坤見奏詞。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距到任日。僅七月耳。博山民老弱數千。赴省。環叩撫轅。乞留好官。撫軍察其情。好言慰之。曰。必還汝好官。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時文成公阿桂在朝。昌言其屈。而和坤管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坤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君爲民間免累不少也。語本姚姬傳。鼐所作武君墓表。又據先正事略。證實之。君性兀傲。而善哭。先在京館。朱竹君學士筠家。值歲除。居停主人問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答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以彘肩。二雞。鷺各一。酒一斗。盡啜之。問復何求。答曰。惟有哭耳。遂放聲大哭。比鄰驚問。朱學士則大笑。一日。與洪稚存。編修亮吉。黃仲則。茂才景仁。相見於天橋酒樓。遂入座。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奇特如此。以視迂腐穿鑿之

經生。迥不侔矣。

羅尙書之夫人

長沙羅南川尙書源漢。於乾隆四十七年。當和坤擅權未久。卽以工部尙書。原品休致。平素本不附和。然老於世故。無甚表見。而其妻某夫人。固賢德而有才識。蓋女中丈夫也。長沙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云。乾隆朝。和坤當國。長沙易芝田太史文基。官翰林院編修。兩遇大考。初次一等第四名。二次二等第二名。俱不得升擢。然因此遂爲和知名。太史時寓城東草廠十條胡同長郡會館。一日忽有見訪者。自云。和相用事僕。且言今歲值放差期。君欲得試差。須出千金。欲學差。須出三千金。投贄相公門下。謂君不信。則獻金時。固與之面見相公也。訂三日約而去。太史錯愕無主。往謀於同邑羅尙書源漢。尙書固與和忤者。然恐太史遽絕和。或蹈不測。因謂前門關壯繆祠籤語最靈。子其以此事。謀諸

神可乎。太史唯唯。時易與羅以同邑故交。在內室中語。尙書夫人在旁聞之。微哂曰。易大哥讀書人。當明理。決志與和絕者。無庸卜。若欲依和門下。則關公爲神正直。豈可以此事瀆聽乎。且和相攬權黷貨。終必敗。今日趙孟所貴。後必有悔。不可追者。子何不達若是。太史聞言。改容謝曰。謹受教。翌日和僕來。峻絕之。未幾。考差後。引見。奉旨落職。逾年。南巡召試。獻賦於天津行在。取高等。復官。編修。和又遣人招之。太史仍不往。復引見。特旨改知縣。官甘肅兩年。改教授。歸以老壽終。子孫科第世其家。此事卽易太史孫午珊名潤城所述。在思益堂記錄之意。欲見和坤貪黷。擅黜陟權。又見易太史以編修改知縣。爲創聞。而自余觀之。覺尙書夫人之語。持正而有特識。眞足喚醒夢夢。惜未知爲何氏。俾考見爲何人之女耳。

一飯博得武狀元

江蘇泰縣。卽舊揚州府屬之泰州也。乾隆末年。泰州鄉民有劉翁者。饒於資。而尙武。性又慷慨。有二子。皆孔武有力。中武舉人某科。劉翁挈二子入都。應武會試。一夕。二子侍其父。酌於正陽門外大柵欄之某飯莊。俄見一禿頭者。昂然入。頤指氣使。勢甚張。劉翁偵知爲劉禿子。蓋卽和坤之家人劉全也。就而與語。移樽以媚之。食畢。償值。則劉翁早納錢矣。禿子大悅。談次。旣知爲同姓。又見其二子。氣象雄糾。欣然謂之曰。汝何必賃居客店。可下榻我家。拉之歸。旋認爲同宗。通譜焉。越日。劉全入相府。和坤詰昨夜何往。全據直稟告曰。南方有族兄來。挈其二子。應武會試。代爲之安排一切。擾擾終夜耳。和坤喜曰。何妨導來見我。全以其語達劉翁。劉父子快然悚然。如奉丹詔。全爲導引。修容飾貌而進見焉。和坤一見。大加賞識。溫語以慰之。全卽叩首爲二姪求和相栽培。和坤又笑頷之。全出告劉翁曰。豫賀豫賀。汝二子。今科皆中武進士。那自不必說。看來竟有武

狀元之望。劉翁喜極欲狂。詎料二子反聞之。躊躇蓋兄不讓弟。弟不服兄。將有爭競也。劉翁以其情。懇劉全設法。全有難色。嗣後和珅見全面。若有憂思者。然面詰之。則動容曰。無有。固詰之。全不得已。以情告。且自解曰。鄉愚妄想。本不敢上達。一科烏得有兩狀元哉。和珅沈思久之。曰。是不難。發榜後。可命其次子速回。俟下科補殿試不遲。未幾。試畢。揭曉。劉氏兩子果皆中式矣。及殿試之日。和珅以其所乘駿馬借畀之。而命劉全送考入場。新進士中。有一人驟而馳者。所乘之馬。相國之坐騎也。送考之人。相國之家人劉禿子也。萬衆矚目。主試及監試大臣。已仰體權相之意。而默喻於無言。果狀元及第。下科。其弟未及補殿試。而和珅敗矣。此今年六月在石梅。聞江都何芸齋學博廣生面述。聞者初不甚信。何翁正色曰。吾揚州人。談近邑事。豈有謊說者。此事予向所未聞。且不知其名。又不知爲何科。尙思覓得武貢舉表而一詳查之。

姜碩甫爲柴運使子

何翁又言。乾隆末年。有兩淮鹽運使柴都轉楨。由舉人歷官府道。洊升運司。年輩已尊。性坦率。不知檢點。又頗蔑視兩淮鹽政全德。故事。鹽政可專摺奏事。以糾參其所屬。而全德固內有奧援。又陰鷲不可測者也。乃以積憤。摺拾罪狀。密摺奏參柴運使濫用。虧庫欸。高宗遂派書麟奇豐額等密查。欽使到日。鹽政會同盤庫。全德先坐於庫門之外。於是庫外銀不得入。查見當日鹽庫中空如洗。柴運使坐罪伏法。且查鈔焉。（案兩淮鹽運使柴楨以那移商人鹽課二十二萬兩訊明正法事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查鈔之日。宅門內闔家驚惶無措。柴有幼子。生纔數月。家人裹以襁褓。而投於牆外。爲一姜姓屠夫拾去。姜固無子。拾得愛如己出。保抱撫育。至五歲。出就外塾。塾師楊先生。課以識字。甚聰慧。不數年。學庸論孟五經已畢。試以文。下筆卽通暢。師甚敬異之。名之曰堅。而號

曰碩甫。并以長女許字之。時姜屠已小有積蓄而改業矣。又得楊師愛護之。遂以姜堅名應試。卽高取入庠。鄉會試聯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考試。差放某省主考。自入學至此。轉瞬十年間事耳。征輶甫旋。中道病歿。姜女實猶未婚。聞耗矢志守貞節。又十餘年。揚州府知府吳太守葆晉到任。卽姜太史考試所得士也。詢知其詳。乃賙卹姜節母。并厚惠姜封翁。歲有常餼。得饒樂以終餘年。姜節母壽至八十餘。何翁猶及見之。而楊師之孫某明經。又與何翁同在庠。食廩餼。故備知其詳。按柴運使以一時失檢。罹禍伏法。致絕後。姜屠戶一念慈祥。楊塾師盡心教育。能救命培才。以成人之美。雖亦終有缺望。而幸得報酬。事蓋足以勸善。故樂得而記之。何翁又言姜封翁甚可笑。當碩甫聯捷成名。有人向之索閱硃卷。姜有愠色云。吾已改業多年。君爲何揭吾往事。吾今安得有猪圈。蓋因硃卷與猪圈音近。封翁習知猪圈。初不識有硃卷也。聞者皆捧腹。何

翁非謔語也。特欲證明確有其事耳。

高宗留心史稿

康熙二十四年。御史錢瑀。奏參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官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財賄。諸款。訊實。穆爾賽革職。擬絞。錢從此得名。不久。洊升順天府府尹。擢山東巡撫。及爲巡撫。於康熙二十八年。轉爲御史。張星法奏參有貪惡穢跡。訊出錢瑀有徇庇屬員。接受私書。不行奏聞等事。奉旨着以原品解任。又雍正二年。四川巡撫蔡珽。威逼重慶府知府蔣興仁自盡。時世宗已心憤。年羹堯。因蔡與年互訐。致蔡得免罪。尋升左都御史。兵部尙書。調署直隸總督。降奉天府府尹。雍正五年。舊罪并發。刑部疏列讒忌婪贓等大罪十八條。議斬立決。得旨改斬監候。（刑部原疏備詳東華錄）

逮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高宗瀏覽史稿。見錢蔡二人傳稿皆書卒。心不謂然。

時國史館總裁爲無錫稽文恭璜。上乃諭劄曰：朕偶閱錢瑀蔡珽列傳，錢瑀爲御史時，參劾山西巡撫穆爾賽貪婪，暨條陳各款，似有風裁。及用至巡撫，輒於所屬知縣婪贓之事，聽受私書，徇情消案，不能自藉其言。蔡珽曾極陳年羹堯貪暴，洊擢總督，乃挾嫌誣陷岳鍾琪、田文鏡，袒護黃振國，以致獲罪。問擬重辟，而傳內於伊二人身故，俱書爲卒，體例皆未允協。國史所以傳信，一字之褒貶，卽關其人終身之優劣。義例綦嚴，夫人臣立品無訾，有始有終者，乃得謂之爲卒。錢瑀之言行不符，蔡珽之朋比取戾，安得謂之始終無玷？若伊二人俱書爲卒，其與立朝本末粹然者，何以示區別？錢瑀蔡珽傳末，俱着改書爲故。嗣後除特行予諡，及入祠賢良祠者，自當書卒外，其雖無飾終之典，而品行克保厥終者，仍一例書卒。若初終易轍，營私獲罪之人，傳末止當書故，不得概書爲卒。着國史館總裁卽查明列傳，確覈人品事實，如有似此者，均改正書故，用昭彰瘴。

已改未改。陸續問日。以四本傳爲率。繁簡錯綜送看。據此知高宗留心已故諸臣事蹟。於史稿一字不肯假借也。

驢馬市之寓客

政治廢弛。宦途紛雜。捐職中往往有假冒文憑。赴任服官。以飽宦囊者。乾隆末年。有一事可詫焉。見吾邑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壬子癸丑間。有雲南人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丁。擬隨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文憑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

又死。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升知縣。乃改名。不數月。獲巨盜。連破七案。又升某州刺史。時已買兩妾。攜之到任。未幾。又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爲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卽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室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卽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已則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媪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卽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署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一別多年。今爲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

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劉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有見之者。駭歎不已也。

吳宮保入直軍機處

嘉慶建元。和珅猶以太上皇之舊寵。怙權總軍機。時軍機大臣若王文端。杰。董文恭。誥。及沈初。福。長安等。不過隨同畫諾。遂懈弛不常入值。惟文成公。阿桂。懋。慨任事。與和不相悅。却亦無所忌。每日入軍機處辦事。錢南園。澧。時官御史。嘗抗疏論辨之。至嘉慶二年閏六月。文成病假。和珅驕慢益甚。於軍機處出入自由。吾邑吳槐江宮保。熊光。方以通政使參議。爲軍機領班章京。襄事認真。向爲文成所器重。和珅心懷之。時高宗訓政。涉苗匪未靖。川楚教匪漸猖獗。軍書旁午。宵旰憂勤。一日宣召軍機大臣。皆不到。乃召軍機章京。而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俄頃和坤至上。上曰。軍機事日繁。吳熊光狠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和跋踏曰。吳某官階纔五品。不符體制。上命卽日特加三品卿銜。和又曰。聞吳某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財力不辦。上命立賞戶部飯銀千兩。和又曰。戴衢亨出身狀元。官侍讀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上變色強笑曰。是豈殿試耶。和不敢復言。遂承旨。然心益不曠之。且銓權仍在。和掌握閱半年。卽乘隙出。公爲直隸布政使。無何。純廟升遐。和坤敗。公駸駸大用。升河南巡撫。擢湖廣總督。加太子少保銜。轉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上東巡奉天。回鑾駐蹕夷齊廟。公接駕。與大庾戴尙書富陽董相國同召見。公向來遇事敢言。且感知遇之恩。思有所獻替。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皇上此行。欲面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上目公曰。卿

蘇州人。朕少時。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至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上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皇上。叩見太上皇帝。蒙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皇上宜謹佩勿緩。時同列聞之。皆爲汗下。戴公出以語人。以爲非公莫敢言也。後有以戴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語。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不過重述之耳。其亮直而不自矜伐。有如此。所錄悉覓先正事略。殆得諸吳氏行述也。

嘉慶中海盜蔡牽朱潰等沿海出沒肆劫爲江浙閩粵諸省海疆巨患。疊經浙江巡撫阮元兩廣總督百齡浙江提督李長庚諸公瘁心力拚性命設謀痛勦。積久始有總兵許松年王得祿邱良功等率師劇戰勦平之。而其先實有鄞縣人葉機者。按葉機號萊山官至高郵州知州。受阮公檄設奇謀募捐款練鄉勇率戰船入海與角鬥。足以奪海盜之氣。仁和龔瑟人自珍定盦文集。中書其事。人奇。文亦奇也。照錄之曰。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疆巨癘。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砲空中送之。寇返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

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握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急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揎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懽。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盡畫諾。夜半。齎紙者返。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水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藍邊紅心旗。機之旗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濱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旗。阮公

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後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三祥案

三祥案者。嘉慶十四年。山陽縣冒賑戕官之獄。係包祥。李祥。顧祥及馬連升。聽山陽縣知縣指使。謀斃良吏李皋言之案也。是年春夏間。江蘇淮安府水災。大吏勅災議放賑。時山東卽墨縣人李皋言大令毓昌。方以戊辰進士。揀發江蘇候補知縣。江督鐵冶庭保。檄派勸核山陽縣賑事。山陽縣知縣王伸漢。貪吏也。浮開飢戶。冒領巨賑。多至九萬九千餘兩。李至縣。親履鄉曲。勾稽戶口。廉得其情。將揭報大府。伸漢患之。賂以重金。不爲動。乃乞淮安府知府王穀代緩頰。且曰。此是優差。故事惟收陋規而已。何介介爲。李又力却。伸漢乃遣其僕包祥。與李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馬連升或作姚升誤）思竊其查賑之名冊。不可得。密覆縣署。伸漢曰。此無可奈何。計惟斃之以滅口耳。某夜。李赴縣署晏歸。

一作飲於知府署誤。擬明早卽開船回省。時寓淮城一古寺中。除從僕外。寂
闐無他人。夜半渴甚。呼飲。李祥以藥置湯中進。既寢。苦腹痛。又起。顧祥急從後
持其手。李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主人矣。馬連升解己所繫
帶。勒其頸斃之。時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伸漢卽以自縊詳淮安府王轂。又
密賄轂。轂受金。遣件作驗之。還報曰。尸口有血也。轂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通
稟督撫。已朦朧了案矣。未幾。李公之戚沈某。來迎喪。而李公之族叔武生李泰
清。先於褻衣中查見血跡。沈某又檢視其書籍。有殘稿半紙。細察其字跡曰。山
陽縣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云云。蓋覆總督之書稿。諸僕
毀而未盡者也。喪歸。李妻某孺人。感異夢。啓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針針之。針色
黑。駭悉爲服毒。李泰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上命據情嚴鞫。先緝獲馬連升。
刑訊盡得實。乃逮王轂。王伸漢暨衆僕。到刑部會訊。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

李公屍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而先縊絕也。狀聞。仁宗震怒。將王仲漢斬決。知府王穀。查有得賄實跡。處絞。總督鐵保。蘇撫汪日章。江甯藩司楊護。蘇臬胡克家。俱革職。以下官。凡牽涉賑務者。貶謫有差。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李公墓所。剖心致祭。卹贈李公知府銜。封其墓。上親筆爲愍忠詩五言排律三十韻。命山東巡撫吉綸。勒石墓上。李公卒時。年三十餘。無子。詔爲立後。嗣子希佐。賞舉人。秦清亦賞武舉人。所述本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參據先正事略及東華錄。又有一奇聞。載入先正事略。姑附錄之。李柩之歸也。卽墨縣書吏荆某。素識李。暮出門。見輿馬僂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李公也。下而與執手。甚歡。荆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者。李公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良苦。君從我行。遂不見。荆趨至李家。李妻方痛哭。乃以所見告之。決計開棺。後數日。荆某卒。

劉巡檢

嘉慶十八年九月。河南滑縣民天理教首李文成。與直隸大興縣民林清。同謀內亂。滑縣知縣強克捷。先密捕得文成。監禁之。旋爲亂黨劫獄。救出文成。遂據縣城。強克捷殉難。後得卹典。諡忠烈。名不朽矣。而實則舉發其事者。先有滑縣老安司巡檢劉斌。觀上元梅伯言曾亮所作劉忠義傳。並稽考當年記事之書。猶可得其大略。劉斌。陝西咸甯縣人。始爲陝州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會練鄉兵以禦寇。後調任滑縣老安司巡檢。其地去縣治七十里。分防勤於巡察。姦民畏之。嘉慶十八年八月中秋夜。飲於本地聶監生家。酒半。聶私語劉曰。是邑將有變。君急去官可免。劉默然。酒罷。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將霽。夜色淒清。聞治兵仗聲甚厲。蓋時猶莫可得洋槍。軍器皆椎鐵鑄刀也。劉拊膺悲歎。悟聶監生說不誣。偵查鐵工。具得李文成與林清。內外勾結。約定日期起事。卽入

城。密告知縣強克捷。強信之。又密轉達於衛輝府知府耶應驥。請兵掩捕。郎有難色。不得已。密封白河南巡撫高祀高。以爲多事。暫寢其文。不應。強知縣乃因劉巡檢之導引。自率縣役下鄉。密捕得李文成。并及其黨牛亮臣。入城。嚴刑訊之。猶慮其逸也。以鐵椎擊文成脛骨。碎之。置諸獄。李本與林清謀定。以九月十五日爲期。至是其黨馮克善劉國明等。危急不及待。乃於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人。奪城門以入。劫獄戕官。旣毀縣署。殺死強克捷全家。又恨劉爲報信。敗其謀而捕其魁也。大索劉。時劉獨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卽更短衣。持械出。遇亂民於衢。前擊殺二人。卒以力不敵。被戕。其子嘉善亦死。妻韓氏得劉被戕之耗。卽坐巡檢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韓亦賢智婦人也。先是悉巡檢密報李文成事。料將獲禍。懼滅族。僞怒前妻之子寶善。逐之姻家。得不死。劉死事聞。亦得卹典。據梅郎中所作傳略云。贈官

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劉同死者。尙有教諭李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李方伯以冤獄憤死

良吏勤政愛民。偶有一言不慎。一事失察。遂觸上官之怒。致獲罪以至於死者。如李鄴齋方伯麐。芸可哀也已。方伯江蘇嘉定人。少讀書。研精經學。爲嘉定錢辛楣祭酒大昕之入室弟子。乾隆庚戌進士。官浙江孝豐縣知縣。調德清平湖。遷處州同知。擢嘉興府知府。丁母憂。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調漳州府。升汀漳龍道。又升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歷任政蹟循良。尤著於漳州府。而禍機卽伏於是。漳州濱海。俗獷悍。多械鬥。號難治。公到卽召父老。問有釁。胡不訴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公曰。李麐芸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訴。而仍鬥。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毋恃賄脫。

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而民有鬥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鬥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訴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就案頭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公任三年。無鬥者。先是有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鬥。龍溪令黃某懦不能治。有候補縣朱履中者。內狡而外樸。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公詢曰。平和亦有械鬥乎。曰有之。問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以來。無或忤也。公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泄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費。糜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未幾。升汀漳龍道。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公素性廉儉。至是忽乘新轎入督署。時閩督爲汪稼門。制府志伊。素以道學自命者也。而公卻藐視之。汪見其氣概軒昂。因語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公憤然曰。慶

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耳。汪心銜其語。而朱履中者。會因事被劾。改教職。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州府畢所謫。苛督之。朱窮且憤。揭告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奏以聞。公遷藩司未一月。遽解任矣。公昔在漳。嘗監造戰船。不如式。大吏令重修。公已去任。其僕黃升。向朱貸錢以歲事。公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事指爲贓。黃升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公茫然不知。汪制府既銜恨。及是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派福州府知府涂以翰承審。時爲嘉慶二十一年之十二月也。涂希汪意。鍛鍊羅織。歲除。翰至漏盡乃罷。次年正月四日。復促公對簿。公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讞者。涂乃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則拍案厲聲詬之。公怫然回寓。恐爲獄吏所挫辱。乃親筆書不肯誣服之寃狀。懷衣袖中。自縊死。驗者檢得不能隱。事聞。仁宗命侍郎熙昌及副都御史王引

之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行轅。鳴公冤。汪制府時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秉公訊出。涂以駟迎合總督意。以李僕黃升。曾向朱履中。私借洋銀三百元。唯此一款屬實。爲數太少。難以稟覆督撫定案。卽向李私商。令其添認銀兩。李並未寫供。迨至身故後。文卷內忽有供詞一紙。稱朱履中曾有代墊修船洋銀一千六百餘元。係應還之款云云。並非李親筆。亦未畫押。顯係涂以駟自出己意。代爲叙供。誣認。據實奏聞。上震怒。除朱履中業經抵罪外。命將浙閩總督汪志伊。福建巡撫王紹蘭。革職。涂以駟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之日。枷號三個月於戍所。旋準福建士民之請。爲李公捐貲。在省城建立遺愛祠。是方伯身後。固無遺憾也。據先正事略及東華錄。又見禮王嘯亭雜錄。叙籍貫有小舛。而事跡不誤。參述之。

松文清之坦率

松文清公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其籍隸於某旗主。公自幼通脫。賦性最率直。亦最坦白。近代官吏積習。養尊處優。頤指氣使。旗人尤甚。獨公能矯其習。而又悉出以自然。其可稱處。散見梁蔭林李次青等諸家著述。茲萃而錄之。可以識其氣概焉。公於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四十八年。超擢內閣學士。兼蒙古副都統。自後敷歷中外。累事三期。疊充軍機大臣。授大學士。中間屢躓。屢起。由稟性通脫所致。然卒無大禍者。其率直早動帝鑒。而坦白亦爲同官所共諒焉。公凡出差赴任。常不挈眷屬。嘉慶中。由伊犁將軍內升入都。無行裝。無僕從。以單騎雜入喇嘛中。直抵圓明園。家人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也。次日覲見後。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爲誰。旣而悟云。汝今亦老矣。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勿起。坐榻旁縱談。初不悟其眷屬迴避。旁若無人焉。又索酒縱談。

逾兩時乃出。尋奉命赴江南查辦事件。召見請訓後。卽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枉途至韓桂船。尙書對寓中。小駐。時韓猶在刑部署未回。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囑閩人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還時。再來大嚼。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也。公喜爲擘窠書。尤善作大虎字。人以紙墨求書。無弗應。其在兩江總督任。亦時爲人涉筆。有中軍副將某。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乘興披襟起。直揮之。揮就而筆尙有餘墨。乃趁勢向副將面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盛德固足感人。而其坦率往往如此。致有時不能無失檢。某

年出京。過清江浦。與河督費筠浦尙書淳會飲。兩公皆洪量。舉無算爵。公問曰。此間有好量。可與角飲者乎。費公熟思曰。固無有。惟河標副將某。聞善飲。但從未共酌。且亦不便與飲。使合席。公掀髯笑曰。飲酒有何等級哉。况副將二品官。固非廝養卒也。趣召之。俄副將來。陪座。飲達旦。酒力既不勝。又未敢先行。席罷。酩酊退出。次日大風阻舟。再會飲。再召某副將。召之。久不至。一戈哈趨前密稟曰。副將出缺矣。蓋前夕中酒暴卒也。二公聞。駭歎而別。其任兵部尙書時。遺失行印。公彌縫。未上聞。逮嘉慶二十五年。始覺。察。罷。吏議。降山海關副監督。又降中佐領。又以審擬失當。再降本旗驍騎校。會仁宗晏駕。梓宮自熱河回京。王公大臣俱哭迎。公亦附班中。哭失聲。宣宗忽於喪次望見之。急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從而大哭。衆驚察之。所扶者。乃公也。爰知公又簡在帝心矣。翌日。授副都御史。不久升左都御史。晉尙書。重入軍機。時公年近七十矣。一日忽請

假不入值。上初不之異也。次日召見軍機。奏對畢。公仍未入值。上問各大臣曰。松筠何事請假。時滿軍機爲托公津。敬對曰。聞松筠因該旗主家有白事。（旗人諱言喪事曰白事）循分前往當差耳。上曰。汝往視之。若無甚要事。可命其卽日消假。托公銜命往。至則聞鼓聲隆隆。見司鼓者卽公也。公方在大門下。冠摘纓冠。服白布袍。手執兩鼓椎。昂首而擊之。恪恭將事。視爲應盡之職務。見托公並不局促云。托公傳旨畢。卽上聞。上怒旗主侮辱大臣。遂降旨拾公旗。免其奴籍。綜觀以上各節。可見公無意氣。無城府。處處以質直行之。宜其享上壽。獲令名也。

兩張文和兩張文敏兩張文端兩張文達

中國世族。張爲著姓。故歷來人才最多。卽就清代臣工論。凡姓張之人。有自儒臣躋極品。歿後予諡者。不勝枚舉焉。往往有兩人同諡。而或顯或不顯。或同顯。

而衆幾不知其所由同。或謚同。而品性不盡同。或品學同。而致用之遭際。又不同。是亦尙論前人者所宜知也。今若說誰爲張文和公。固無不知爲桐城張衡臣相國廷玉。而幾忘同時有廣寧張相國允隨。按相國爲盛京廣寧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於乾隆十六年三月病卒。賜祭葬。謚文和。曾任雲南巡撫。雲貴總督。疏上勸農三策。爲貧民謀生計。奏請開通金沙江上游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可免盤剝之煩。奉詔優允。是固有善政及民者。特其聲望。爲桐城所掩耳。又若說誰爲張文敏。固無不知爲華亭張得天尙書照。而幾不知菊谿相國百齡。謚文敏。實亦姓張。其先世由遼東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人幾認爲旗籍。實亦清河之系也。相國疊任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招降巨寇張保。捕獲莠民方榮升等。疏治黃河。歷年無水患。弭亂平災。其政蹟邁出華亭之上。惟華亭特以文章書法見稱。此所謂謚同。而幾不知其所由同也。至若兩文端。一爲

桐城張敦復相國英。卽文和之父。一爲遂寧張運青相國鵬翮。兩公相業並著。遂寧曾屈抑張清恪。誣劾佟世祿。生平未免有慙德。敦復則寬和大度。著聰訓齋語。恆產瑣言。以教督其子孫。故子若孫能繼承家業。爲累朝名臣。兩公品性。略有寬嚴厚薄之不同矣。又若兩張文達。一爲南皮張子青相國之萬。一爲長沙張野秋尙書百熙。兩公學問皆優美。南皮得志。適當同治中興。敷歷中外。一以文學書畫詩酒。提倡風雅。當代羨爲福人。野秋尙書。值戊戌政變之後。籌議興學。精力交瘁。其躊躇滿志。在樂觀京師大學堂落成。未幾兼長郵傳。事務益繁。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病歿。其遭際遠不如南皮之樂矣。學人至今痛惜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944B

